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第四十二之一

真宗皇帝紀四之一

咸平四年春正月中外官上封事者甚衆詔樞密直學士馮
拯陳堯叟詳定利害以聞 庚寅知河南府武勝節度使贈
侍中李至卒其三子皆遷秩授官給俸終喪至好賢樂善為
學精力然剛嚴簡貴人士罕得遊其門性吝嗇仕既通顯盡
逐存審養子而取其貲財娶妻預出郡封告身納采之日送
其家為識者所嗤或曰至為叅知政事辭位不受祿制行甚
高遂養子預納妻封告蓋毀之或損其真也此據隆平集所言 已
亥祕書丞查道上言曰朝廷命轉運使副不惟商度金穀蓋
亦廉察郡縣庶臻治平以召和氣今觀所至或未盡公蓋無
懲勸之科致有因循之弊望自今每使回日先令具任內曾
薦舉才識者若干奏絀貪猥者若干朝廷議其否臧以為賞

罰從之 宗正卿趙安易翰林學士梁周翰上新修屬籍三十三卷唐末喪亂屬籍罕存無所取則周翰創意爲之頗有倫貫 上召西川轉運使兵部員外郎馬亮入朝問以蜀事雷有終既平賊誅殺不已亮所全活踰千人城中米斗千錢亮出廩米裁其價人賴以濟及至京師會械送爲賊所誑誤者八十九人知樞密院事周瑩欲盡誅之亮言愚民脅從者衆此特百分一二爾餘皆竄伏山林若不貸此反側之人聞風疑懼一唱再起是滅一均生一均也上悟悉宥之二月加直史館復遣還部諸州益井歲久泉涸而官督所負課繫捕者州數百人亮盡釋之而廢其井又除屬部舊逋官物二百餘萬 宰相李沆等以旱表求罷不許 戊午雨自去冬旱 上每御蔬食憂閔切至是日方臨軒決事雨沾衣左右進蓋却而不御 壬戌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上言請令

羣臣子弟奏補京官或出身者並試讀一經寫家狀以精熟爲合格從之祕書丞知全州陳彭年上疏曰夫事有雖小而可以建大功理有雖近而可以爲遠計者臣請言之其事有五 一曰置諫官二曰擇法吏三曰簡格令四曰省官員五曰行公舉此五者實經世之要道致治之坦塗也夫置諫諍之官聞獻替之路堯舜湯武所共然也何者以正直之臣忠信之士叅立左右專奉箴規有事必言有闕必諫足以達四方之壅蔽資聖主之聰明令雖有諫官且無言責或出居外任或兼領餘司嘗箝口以自安少危言而替否是同虛器何補聖猷臣請依六典員數置諫議大夫司諫正言並選孤立無黨忠直不欺言行相符名實相稱者爲之俱以才授不以叙遷使其常立朝廷專居諫署入觀朝政出聽輿詞或作事失中或出令未當或遷舉無狀或獄訟有寬小則上章大則廷

諍然後 陛下察其所言可者從之否者罷之歲終以言事之多少爲課最之高卑忠謹盡規者甄升依阿固位者懲責自然人皆竭節政必無邪臣下不敢偷安朝廷得以震肅矣又人命所繫在於法官官或非才人必無告古者按大獄議大刑雖本於法律亦輔以經義故釋之定國之爲廷尉則無寬人張湯趙禹之列九卿乃名酷吏今國家重文學之選輕刑法之司故其屬僚未得盡善用忠恕之道則爲臆官徇深刻之文乃名奉法唯格律而是守豈經義之能詳若是則固圉何由空虚鈇鎖何由偃息臣請今後廷尉官屬咸委所司嚴加銓擇不拘資叙唯擢才能使其理一成之刑務於平允用三尺之法志在哀矜無以愛憎舞文無以高下希旨自然民知恥格時洽和平又法令者國家之權衡生民之術轡貴於簡易惡乎滋章久用則民知適從數變則人無所措近者

陛下知制勅之頻降懼條科之太繁旋軫聖謨特令刪定既經歷之者皆是名臣則措置之間固皆合理而詔書頒下方及踰年後勅施行又將累百或刪去者重爲條貫或已有者更示申明無益憲章徒繁簡牘且理導畫一則吏無以欺民今或頻更則人得以弄法損益之際豈不明哉古人言利不十不變法誠爲此也况先朝求理之心陛下繼明之志詔令一出夷夏同歡縱少有闕文亦無妨於大體豈煩改作以致多門臣請今後有上封言事請變格法者非有大益無改舊章庶使號令愈明刑辟漸措又理世之端審官爲本審官之道用賢爲先不在其負但期得俊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又曰省事不如省官今國家州郡至廣官負大多無益公方空處國用使有才者莫盡其力不肖者得容其姦請以臣所親經證其利害臣前任蘇州通判日知州喬維岳疾病獨臣

與判官崔端共事次任壽州通判日知州喬維岳喪亡支使
甘鴻漸差出獨臣與推官陸文偉同官此時_分獄訟行遣文
書皆得及期亦無闕事即今蘇州知州通判外有職事官三
負壽州知州通判外有職事官四負官既衆事益煩增將吏
之衙叅添簿書之擁滯又臣本州洵陽縣計主戶一千一百
有官三負漢陰縣計主戶六百有官二負率皆人戶彫踈路
歧荒僻詞訟絕少租賦甚微徒使安閑固無勤績臣每見支
郡推官軍監判官並名初等職事然有名雖支郡而事倍藩
方額是軍監而務多州府或當要路或在邊廷其間支郡則
有推官而闕判官軍監則有判官而無通判監當錢穀詳斷
刑名凡所責成莫非繁劇然其請受少於判司勞逸不均賢
愚共見臣請特選明幹朝臣與諸路轉運使相度管內州縣
有公事簡少官屬過多處並量減省以所減之奉依司理司

法叅軍例添給初等職事則冗長之處既已減負要用之官
又各加奉自然官無虛設人皆竭誠創此新規益光至理又
爲邦之道莫切於求賢求賢之方莫先於公舉然隄防不峻
則濫進之路興憲網稍嚴則明揚之典廢期臻多士在振宏
綱臣請依唐朝故事新授常叅官朝謝日並進狀舉官自代
各隨所長具言其狀或以文學或以吏能或以彊明或以清
白務存據實不許飾詞儻所諳知無避親黨既經御覽即付
宰司俟至年終具名條奏在外者委諸路轉運在京者委本
司官長更審其能以驗所舉如薦揚既數採聽非虛即舉量
才各加進用其後或不修操行故黷彝章則舉王依法科刑
以懲繆舉或政績殊異課最有加則舉主隨事旌疇以褒進
善賞罰既信清濁自明蓋采羣議則人無以私有常規則衆
皆知勸清原正本其在於茲臣又伏見唐太宗嘗召公卿諮

詢政理羣臣多拘近俗莫有遠謀獨魏玄成請行王道文皇
既從其議果致太平中華則外戶不扃四夷則重譯來貢艱
難屢作而締架益新豈非盛德在人餘慶及後所致歟以
陛下之德夸越古先誠宜鄙晉魏而不談小高光而獨出行
清淨神明之化恢仁義慈儉之風然後舞干戚以爲甲兵畫
衣冠以爲刑辟建明堂而朝萬國登岱宗而禮百神則天下
之民無聲而應海外之俗不召而來矣疏奏詔馮拯陳堯叟
叅詳之拯等上言竊詳往制常叅官及節度觀察防禦刺史
少尹畿赤令并七品以上清望官授訖三日內於四方館上
表讓一人以自代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則以見舉多者
量而授之今緣官品制度沿革不同伏請令兩省御史臺官
尚書省六品以上諸司四品以上授訖具表讓一人自代於
閣門投下方得入謝在外者授訖三日內具表附驛以聞仍

報御史臺其表並付中書門下籍名每闕官即取舉多者以
名進擬如任用後顯有器能明著績用其舉主特與旌酬不
如舉狀者即依法科罪如讓表不到委閣門御史臺糾督以
聞其上封言事請變格法者望自今令中書樞密院送審刑
院刑部大理寺詳議仍照驗前後格敕儻須至改革即具聞
奏更委中書樞密院詳酌施行並從之 上因謂輔臣曰自
今諫官宜精擇其人 甲子三司都催欠司引對逋負官物
人上親辨問凡七日釋二千六百餘人蠲所逋負物二百六
十餘萬已經督納而非理者以內庫錢還之身歿者給其家
丙寅詔學士兩省御史臺五品尚書省諸司四品以上於
內外京朝幕職州縣官及草澤中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
各一人不得以見任轉運使及館閣職事人應詔 三月兵
部尚書張齊賢上言終南山處士科放守道遺榮孝行純至

棲遲衡泌僅二十年願以備賢良方正之舉乃賜放詔及裝錢五萬令京兆府遣官詣山備禮發遣放辭不至先是三院御史多出外任風憲之職用他官兼領乃詔本司長吏自薦其屬俾正名而舉職壬午以太常博士張巽為監察御史從新制也上言及大射投壺鄉飲酒之禮因命直館各賦射宮詩上歡甚詔羣臣極飲怨其沉醉凡節序賜宴則宗室禁軍大校牧伯諸司使皆令習射庚寅左僕射呂蒙正兵部侍郎叅知政事向敏中並守本官平章事平章事李沆加門下侍郎初乾元曆氣朔漸差詔判司天監平章事李沆加門下侍郎初乾元曆氣朔漸差詔判司天監京兆史序等考驗前法研覈舊文取其樞要編為新曆於是歷成來上賜名儀天命翰林學士朱昂為曆序頒行之修曆官遷秩改服章賜帛有差辛卯兵部侍郎叅知政事王化基罷為工部尚書化基任中書不以蔭補諸子官然能訓導

皆有所立以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王旦為工部侍郎叅知政事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並為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禮部郎中薛映兵部員外郎梁鼎左司諫楊億並知制誥上初欲用著作佐郎直集賢院梅詢命中書召試映鼎及詢等宰相李沆素不喜詢言于上曰梅詢險薄用之恐不協羣議上曰如此則何人可沆曰楊億有盛名上乃驚喜曰幾忘此人仍以億望實素著但召映鼎就試翌日與億並命

會要云至道三年四月梁周翰不召試而授知制誥其後薛映梁鼎楊億陳堯叟歐陽脩亦如此例據映鼎皆召試會要

誤以國子監經籍賜潭州岳麓山書院從知州李允則之請也夏四月丁未以吏部員外郎陳省華為鴻臚少卿時省華子堯叟擢任樞密故特優寵之壬子審官院初引對京官于崇政殿遷秩有差京朝官磨勘引對自此始己未翰林學士王欽若使西川還對于崇政殿即以欽若為左諫

議大夫叅知政事 辛未 上御崇政殿試制舉人命翰林
學士承旨宋白等充考官得祕書丞查道進士陳越入第四
等定國軍節度推官王曙入次等以道為左正言直史館越
將作監丞曙著作佐郎越尉氏人曙河南人績之後也 五
月庚辰翰林學士吏部郎中知制誥朱昂罷為工部侍郎致
仕昂有清節淡於榮利初為洗馬十五年不遷不以屑意及
在內署非公事不至兩府 上知其素守故驟加褒進昂累
章告老 上不得已從之遣使就第賜器幣謂輔臣曰昂侍
時省問如有章奏許附驛以聞又命其子正辭知公安縣使
得就養舊制致仕官止謝殿門外於是 上特延見命坐勞
問久之令候秋涼上道復遣中使錫宴於玉津園兩制三館
儒臣皆預仍詔賦詩餞行恩渥之盛近代無比 上封者言

以私事十朕十者心十

三司官吏積習依違天下文牒有經五七歲不為裁決者
詔同知樞密院事馮拯陳堯叟舉常叅官幹敏者與三司使
議減冗事及參決滯務拯等請以祕書丞直史館判度支句
院孫冕同領其事 六月癸卯太常丞直集賢院梅詢上言
邇者朝廷遣使減省天下冗吏今三司摠括諸路計省十九
萬五千八百二人惜費養民足資治本請付史館從之 已
酉殿中丞直史館樂黃目上言曰從政之源州縣為急親民
之任牧宰為先今朝官以任數至知州簿尉以兩任入縣令
雖功過易見而能否難明臣欲望自今審官院差知州銓曹
注縣令候各及三二十人一次引見依唐開元二年故事於
御前試時務策一道察言觀行取其才識明於吏理達於教化
者選其有不分曲直罔辨是非者或黜之釐務或退守舊資
如此則官得其人事無不治矣 上頗嘉其好古然不果行黃

議大夫叅知政事 辛未 上御崇政殿試制舉人命翰林
學士承旨宋白等充考官得祕書丞查道進士陳越入第四
等定國軍節度推官王曙入次等以道為左正言直史館越
將作監丞曙著作佐郎越尉氏人曙河南人績之後也 五
月庚辰翰林學士吏部郎中知制誥朱昂罷為工部侍郎致
仕昂有清節淡於榮利初為洗馬十五年不遷不以屑意及
在內署非公事不至兩府 上知其素守故驟加褒進昂累
章告老 上不得已從之遣使就第賜器幣謂輔臣曰昂侍
朕左右未嘗以私事干朕今其歸老可給全俸詔本府 歲
時省問如有章奏許附驛以聞又命其子正辭知公安縣使
得就養舊制致仕官止謝殿門外於是 上特延見命坐勞
問久之令候秋涼上道復遣中使錫宴於玉津園兩制三館
儒臣皆預仍詔賦詩餞行恩渥之盛近代無比 上封者言

三司官吏積習依違天下文牒有經五七歲不為裁決者
詔同知樞密院事馮拯陳堯叟舉常叅官幹敏者與三司使
議減冗事及參決滯務拯等請以祕書丞直史館判度支句
院孫冕同領其事 六月癸卯太常丞直集賢院梅詢上言
邇者朝廷遣使減省天下冗吏今三司摠括諸路計省十九
萬五千八百二人惜費養民足資治本請付史館從之 已
酉殿中丞直史館樂黃目上言曰從政之源州縣為急親民
之任牧宰為先今朝官以任數至知州簿尉以兩任入縣令
雖功過易見而能否難明臣欲望自今審官院差知州銓曹
注縣令候各及三二十人一次引見依唐開元二年故事於
御前試時務策一道察言觀行取其才識明於吏理達於教化
者選其有不分曲直罔辨是非者或黜之釐務或退守舊資
如此則官得其人事無不治矣 上頗嘉其好古然不果行黃

目史子也 初黃州境二虎鬪其一死食之殆半羣鷄夜鳴
經月不止仲冬震雷暴作知州刑部郎中王禹偁手疏言之
且引史記天官書洪範五行傳為證上亟命中使乘駟勞問
醮禳之又詢於日官言守者當其咎上惜禹偁才名即命徙
知蘄州至未逾月卒戊午訃聞上甚嗟悼之厚賻其家賜一
子出身禹偁詞學敏贍時所推重鋒氣俊厲以直躬行道為
已任遇事敢言雖履危困封奏無輟嘗云吾若生元和時從
事於李絳崔羣間斯無媿矣又為文著書師慕古昔多涉規
諷以是不容於流俗故累登文翰之職尋即罷去焉 初田
錫知秦州幾三年不得代錫乃上章自陳即詔歸闕屢召對
言事嘗奏曰陛下治天下以何道臣願以皇王之道治之舊
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臣願鈔畧四部別為御覽三百六十
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又采經史要切之言為御屏風十卷

寘宸坐之側則治亂興亡之事常在目矣 上善其言詔史
館以羣書借之仍免其集賢校讎之職每成數卷即先進內
錫言陸所撰書每五日具草一卷檢討并互寫為淨藁已七
八日大率十年絕筆臣慮朝廷俾臣泣事或委一郡授一職
不若使臣常以皇王之道致主於堯舜也 陛下春秋鼎盛
好古不倦若師皇王之道日新厥德十年之內必致太平臣
雖衰邁得見其時私幸足矣即先上御覽三十卷御屏風五
卷手詔褒答之秋七月甲戌以左禁閣門祇候焦守節為閣
門通事舍人故事閣無通事舍人通事舍人隸中書省其長
一人判四方館謂之館老如赴閣門祇候者則兼稱閣門祇
候今直授閣門通事舍人始更舊制矣天禧二年十月 已卯
邊臣言契丹謀入寇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王顯為
鎮定高陽關三路都部署太平節度使馬步軍都虞候王超

為副都部署 八月上以邊臣玩寇朔方餉道愈難辛丑命
兵部尚書張齊賢為涇原儀渭邠寧環慶鄜延保安鎮戎清
遠等州軍安撫經畧使知制誥梁顥副之即日馳騎而往
己酉復親試制舉人得成安縣主簿丁遜舒州團練推官孫
僅入第四等並為光祿寺丞直集賢院祕書丞何亮懷州防
禦推官孫暨入第四等以亮為太常博士暨為光祿寺丞遜
湖州人也據登州人 壬子上觀稼北郊寔射於含芳園都
人望見乘輿拊躍稱萬歲呂蒙正曰車駕遊幸百姓歡呼如
此物情不可強致蓋 陛下臨御五年務行仁卹所以中外
感悅 上曰下民但不擾之自然快樂蒙正又曰今秋大稔
太平無象時和年豐即為上瑞 上曰朕以邊事未寧勞民
供饋蓋不獲已也苟能選將練兵驅攘戎寇使不敢侵掠則
近邊之民亦獲安泰矣 咸平初太常丞陳堯佐為開封府

推官坐言事切直貶潮州通判潮去京七千里民俗鄙陋堯
佐至州修孔子廟作韓愈祠堂率其民之秀者使就學時張
氏子年十六與其母濯於惡溪為魚所噬堯佐以謂昔韓愈
患鱷之害以文投溪中而鱷為遠去今復害人不可不除卒
使捕得更為文鳴鼓於市而戮之潮人以此韓愈三歲召還
獻詩數百篇大臣亦稱其文學於是命直史館 甲子職方
貢外郎祕閣校理丹陽吳俶上言諸路所納閏年圖當在職
方收掌近者並納儀鸞司伏以天下山川險要皆王室之祕與
國家之急務故周禮職方氏掌天下圖籍又詔土訓以夾王車
漢祖入關中蕭何獨收秦圖籍由是周知險要豈可忽而不
顧哉請令以今閏所納圖並上職方又州郡地理犬牙相入
向者獨畫一州地形則可以傳合他郡望令諸路轉運使每
十年各畫本路圖一上職方所冀天下險要不窺牖而可知

九州輪廣如指掌而斯在從之 九月知封駁司陳恕請鑄
本司印詔如有封駁事取門下省印用之因遂改知封駁司
為兼門下封駁事 壬午以國子監校勘官前知永年縣劉
士玄為大理寺丞南宮侍教南宮北宅有侍教自此始本志云大
中祥符二年又有侍教之名按劉士玄已命李頌時大雅為
月矣本志或誤也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又命李頌時大雅為
南北宅侍教 丙戌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等上新修續通典
非事始矣 二百卷詔付祕閣仍賜宴以勞之賜器幣有差其書重複擅
釀大為時論所非卒不傳布 上尋欲改作亦弗果也 先
是詔國子祭酒邢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正義丁
亥昺等上其書凡一百六十五卷命摸印頒行賜宴國子監
並加階勳於是九經疏義悉具矣 庚寅詔陝西民家出一
丁號保毅軍給資糧與正兵分戍守城壘遣御史吳蒨與轉
運使同主其事凡得六萬八千七百九十五人其緣邊軍士

先選中者並升為禁軍號保捷咸平元年初置秦州極邊保
毅軍數實錄在明年
上月己酉今并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二之二

真宗皇帝紀四之二

咸平四年冬十月 上語近臣曰近者慶州地再震昨司天
奏熒惑犯輿鬼秦分野當有災宜戒邊將以靜且上天垂象
示戒惟慮不知今既知之可不恐懼修省知樞密院王繼英
曰妖不勝德 上曰朕何德可恃同知樞密院陳堯叟曰天
文謫見實欲昭示時君楚莊王懼無災政恐其獲罪于天弗
容自警爾今 陛下克已愛民常慮一物失所河防十餘溢
而不決歲復大稔此聖德格天所致也 上曰天不欲困生
靈耳豈朕德能感之自此益須防戒如荆湖比年艱食災沴
滋甚尤可卹之 己酉張齊賢上言請募江淮湖荆丁壯八
萬以益戍兵廣邊備 上曰此不唯動搖人心抑又使南方
之人遠戍西鄙亦非便也遂寢其奏 庚戌 上以陝西二

十三州圖示輔臣歷指山川險易蕃部居處又指秦州曰此州在隴山之外號為庶且與羌戎接畛昨已命張雍出守冀其綏撫有方也次指殿北壁靈州圖曰此馮業所畫頗為周悉山川形勢如此安得知勇之士為朕守之乎又指南壁甘伊涼等州圖及東壁幽州已北契丹圖上曰契丹所據地南北千五百里東西九百里封域非廣也而燕薊淪陷深可惜耳甲寅北面前陣鈐轄張斌與契丹遇于長城時積兩虜弓用皮弦皆緩濕斌擊敗之殺獲甚衆漸近戎首伏騎大起三路統帥未及進前陣兵少退保威虜軍詔高陽關三路兵增騎二萬為前鋒又命將五人各領騎三千陣于先鋒之前別命步軍副指揮使莫州駐泊都部署桑贊領萬人居莫州順安軍為奇兵以備邀擊馬步軍都軍頭北平寨駐泊部署荆嗣領萬人以斷西山之路仍列繪為圖遣內侍副

都知閻承翰齎示王顯等且戒之曰設有未便當極言以聞無得有所隱也主客員外郎直集賢院李建中言太清樓羣書恐有謬誤請選官重校上因閱書目見其闕者尚多乃詔天下購館閣逸書每卷給千錢及三百卷者當量材錄用建中洛陽人也十一月丙子王顯遣寄班夏守贊馳騎入奏前軍與契丹戰大破之戮二萬餘人獲其偽署大王統軍鐵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級并甲馬甚衆餘皆奔北號動滿野先是職方員外郎祕閣校理吳淑上疏請復古車戰之法辛巳淑又言臣以車戰之利自古有之故衛青李陵田豫馬隆及漢光武與虜戰皆用車而勝近事符彥卿破虜陽城亦以拒馬為行寨因大風出不意開距馬出騎兵掩擊之惟天寶祿山之亂房瑄於潼關陳車以戰遂致敗績蓋狹隘之地非用車之所也夫匈奴所長者騎兵也必須平原廣野雲

布霧散馳逐往來士卒前無所依後無所據故胡騎雷動颺至易致退縮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用車戰為便其制取常用車接其衝扼駕以牛布為方陣四面皆然東西鱗次前後櫛比車上置槍以刃外向又垂皮革以防火攻列士卒於車外前行持槍楯後行持弓弩賊至令兵士上車每車載四人皆持弩車之內數十步間連六車或四車上為重樓施強弩賊至擊鼓為節以射之虜不能犯必當散去乃出騎兵擊之此中國制虜之要術也夫人平居猶復謹藩籬固關鍵以備不虞何況當胡虜之戰陣禦突騎之輕剽而無所蔽護哉夫人之被甲鎧所以蔽護其身也而戰之用車亦一陣之甲鎧也夫鱗介之虫肌肉在內鱗介在外所以自蔽豈可使肌肉居外而鱗介反在內乎夫用車以戰亦一陣之鱗介也故可以行止為營陣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

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用奇掩襲見可以進故出則藉此為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據不懼胡騎之陵突也又臣以為大河之北民性勁勇皆習武技國家若蠲其租賦令尽力於耕戰可以滅匈奴矣河北之民每為胡虜所困者有土地不暇耕墾垂有稼穡不暇收穫殺戮俘虜其辱已甚兄弟父子流離絕域人人於虜有不共戴天之仇但無路自奮爾今國家若除其戶稅使專耕戰以自給藉其防守假以甲兵下一制以喻其意云胡虜殘暴甚矣今使汝執兵守禦自防其家則人必感悅思自為戰如此則勇氣必倍而胡虜可平矣戍兵既多則可減官軍矣西計繼遷諸道並進窮其巢穴可一舉而定則邊境以安天下無事矣近者北虜折衄天兵振揚匈奴必當逃遁繼遷必當沮喪以此取之計之上也若繼遷退伏沙漠窮追不獲游魂假息猶為

後患臣謂宜通西域之地以助靈武之勢可以掩其不意以
誅黠虜宜遣使喻秦隴以西諸戎結其懽心令為前驅指導
斯不難矣夫蕃戎靡不貪慕財賄國家誠不愛重幣珍玩以
啗之爵賞榮耀以誘之則西戎宜其為用矣古人云以蠻夷
伐蠻夷計之上者也宜示之以中國彊盛喻之以中國富厚
待之以至誠臨之以威重夷落豈敢不從服哉其有善水草
之地或開屯田或置城邑若漢之置都護所謂斷匈奴之右
臂如此則靈武不憂匱乏繼遷不足殄滅撫諸戎而啓西夏
以平蕩逋寇此亦帝王之美畧若臣所獻車戰但平易之地
則可為之不獨北邊也疏奏 上稱其博瞻甚嘉納之 丁
亥幸龍圖閣召近臣觀 太宗御書及古今名畫御崇和殿
閱張去華所著元元論及國田圖謂近臣曰經國之道必以
養民務穡為先朕常冀邊鄙稍寧兵革粗足則可以力行

其事使吾民富庶也 十二月先是邊臣請城綏州大屯兵
積穀以遏党項朝臣互執利害久而未決詔中書樞密院會
議而呂蒙正王旦王欽若以為修之便李沆言修之便但恐
勞民向敏中周瑩王繼英馮拯陳堯叟皆曰修之便 上以
境土遐邈不可遙度其事乃命比部員外郎直史館洪湛侍
禁閣門祇候程順奇同往按視焉 乙卯工部侍郎致仕朱
昂獻所著資理論論時政賞罰得失且言天下至廣宜急擇
賢才以張治具儻限以常牒則英俊無由自達矣 上曰昂已
退君復貢直言亦可嘉也命以其書付史館仍錄一本留中
時靈州孤危詔羣議弃守之宜知制誥楊億即日奏疏曰今
靈州是赫連昌地後魏置州蓋朔方之故墟匈奴之舊壤僻
介西鄙邈絕諸華數百里之間無有水草烽火不相應亭障
不相望當邊境謐寧羗戒即序道路不壅饟饋無虞猶足以

張大國之扞蔽自胡離作梗邊邑屢驚為雜虜為其脅從兇黨因而猖熾待之以賞爵頗驕蹇而不恭討之以甲兵又遁逃而無獲凡有羸糧之役必與徂擊之謀每至靈武轉輸大湏發卒防援離去內郡皆無鬪心經涉畏途多有菜色自曹光實白守榮焉紹忠及王榮之敗資糧靡屨所失至多將士丁夫相枕而死以至募商人入穀輸帛賞以數倍之價復於積石孤壤別築清遠一城邊城繹騷國帑匱乏既不能制黠虜之死命又不能救靈武之爭心雖數年間兇黨逾成靈武危堞巋然僅存河外五城繼聞陷沒但堅壁清野坐食糗糧閉壘枕戈苟度朝夕且使繼遷橫行沙漠俶擾邊陲擊列鎮之戍兵侵屬國之蕃部雖有警急無候望而誰知縱或憑陵但繕宇而自保未嘗出一兵馳一騎敢與虜校此靈武之存無益明矣 夫蝮蛇螫手壯士斷腕蟻壤不塞將漏山河今靈

武之存為害甚於蝮蛇供饋之費為嘉逾於蟻壤無鴻毛之益有太山之損豈可忽遠大之畧信悠悠之談臣竊見 太祖朝命姚內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二人所統之兵才五六千而已聞外事一以付之軍市之租不從中覆用能士卒致命羞戎畏威朝廷無旰食之憂疆場無羽書之警臣欲望於武臣中選有將帥之才知邊鄙之事者三數人各布諸郡量其所將兵多少除廩祿之外賜一大縣租稅恣其犒設令開幕府召髦俊為僚佐咨以策畧勇力之士稟其指蹤之用軍旅之政許以便宜而行儻賊遷侵邊郡軍城擾內屬蕃部並唇齒相援腹背夾攻或戰馬正肥戎士思奮即召發內屬討虜生羗俘獲之餘分麾下且戎人利於降附明立賞格厚答戰功即遷賊腹心稍稍奔潰親離眾叛事去運乖虜居獨行誰與為伍但塞外一胡人耳安能與大邦為讎哉若欲

謀成廟堂功在刻漏臣以為此虜方黠其財猶豐腥膻之羣如臂使指未可以歲月破也須發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爾如臣之策祇得兩三驍將付三萬精卒以數縣租賦給其用度分守邊郡賊遷便可計日成擒朝廷可以高枕無事矣 上訪於左右輔臣咸以為靈武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州亦不可保 上頗然之宰相李沆奏曰若遷賊不死靈州必非朝廷所有 上愕然曰卿何獨與眾異也沆曰臣謂莫若發單車之使召州將部分戍卒居民委其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 閏十二月洪湛等使還言城綏州其利七而害有二丙戌詔築綏州城 甲午以馬步軍都虞候王超為西面行營都部署環慶路部署張凝副之入內副都知秦翰為鈐轄領步騎六萬以援靈州 上問超計策超上二圖其一置資糧在軍中布兵周防賊無以鈔畧

其一遇賊即變而為方陣陣形之外分列游兵持勁弩賊至則易聚而可并力圖頗采李靖輜重法 上甚獎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三之一

真宗皇帝紀五之一

咸平五年春正月壬寅謁啓聖院 太宗神御殿初 太祖

太宗每歲上元歷幸佛寺然後御樓觀燈 上自畢諒陰以

啓聖院 太宗降誕之地聖容在焉不欲為燕遊之所故前

期徃拜至望夕乃幸他寺遂為定制 甲辰以右僕射張齊

賢為邠寧環唐涇原儀渭鎮戎軍經略使判邠州令環慶涇

原兩路及永興軍駐泊兵並受齊賢節度 專為經略使自此始開寶八年九月

癸巳以昇州東南路行營都監內客省使丁德裕為常澗等州經略使使各不專非事始也初慶州發兵

護芻糧詣靈州殿中丞鄭文寶素知西邊山川險易上言必

為繼遷所敗已而轉運使陳緯果歿于賊 三年九月賊進陷清

遠軍 四年九月文寶時居母喪服未除即命相府召文寶詢其

策略文寶因獻河西隴右圖且言靈州不可棄於是遣王超

西討乃詔復文寶工部員外郎同勾當陝西隨軍轉運使事
戊申吏部郎中直集賢院田錫權幹當通進銀臺司兼門下
封較事後三日錫奏臣昨見差張齊賢充經略使曾致堯為
經略判官鄭文寶為轉運使臣讀孫子兵書云不盡知用兵
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今未諭張齊賢曾致堯鄭文
寶等盡知用兵之利害否若盡知利與害動無遺策方可委
之經略邊事臣讀漢書高祖稱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
外吾不如張子房今宰相樞密使是陛下運籌帷幄之臣不
知曾議邊利害然後定差張齊賢等否昨楊瓊等不副陛
下任使致失清遠軍糧草既委棄不少人民殺戮驅虜去亦
不少今方當春時興發兵師雖救患防虞自合權變然聖人
動必順時則天道助順今戎狄為患非細陛下宜召宰相樞
密使更訪以決勝千里之外籌謀不得輕敵翫寇致戎狄謂

中國無人也若是宰相樞密使面言不盡即令直書利害必
然之計畫一申奏必然謂蕃人至若干月必退若干月必來
其來必勝其來必敗也若宰相樞密使有所見不同又不敢
果決敷陳必然之策又忌見同列則乞陛下不於便殿從上一
人人獨召與語使盡其所見免陛下宵旰之憂也臣之此言
言出患入陛下若不密即失臣矣 錫再掌銀臺每覽天下
章疏有言民飢盜起及詔敕不便者悉條奏其事 上對宰
臣稱錫為得爭臣之體 癸亥改命張齊賢判永興軍府兼
馬步軍部署罷經略使之職 史不載其故當考 上對宰相呂蒙正
等於便殿謂曰每歲防秋全師聚于定州此國家舊制也若
散屯士馬分路進討又恐兵力不一難遏賊鋒去歲會兵列
陣逼近邊陲議者又稱飛輓芻粟不易偕行朕每遇將臣未
嘗不與細論利害然多是衆所共知及已行之事未有能出

奇策者國家兵甲之數卿等具知今已復春時汲汲經營至將來猶慮不及中書樞密院可各述所見具今歲防邊宜如何制置條列以聞此蓋從田錫丙寅正月三十日此據田錫奏議權管幹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田錫言臣今月二十五日所進實封為霸州乾寧軍死傷人戶等自二十六日至今又據莫州奏餓殺一十六口滄州奏全家餓死一十七戶雖有指揮下轉運司相度及減斛斛價賑糶即未見別行指揮若有司只如此行遣實未稱陛下憂勞之心也陛下為民父母使百姓餓死乃是陛下孤負百姓也宰相調燮陰陽啓導聖德而惠澤不下流王道未融明是宰輔孤負陛下也今陛下何不引咎如禹湯罪已略降德音下饑餓殺人處州府使民心知陛下憂恤然後振廩給貸以救其死若倉廩虛而饋運邊備尚未足即日無可給貸則是執政素不用心所致昔伊尹作

相恥一夫不獲今餓殺人如此所謂焉用彼相今陛下可將此事以理道面責宰臣已下觀其何詞以對視其有無忤色有無憂色待三日後或淡旬以來不上表待罪不拜章求退是忍人也何良相之為乎既非良相而猶用之則是陛下不以百姓心為心也若不別進用賢臣臣恐危亂之萌將來滋蔓難圖也語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皇家富有萬國豈無人焉可於常參官自來五日一轉對中觀其所上之言有遠大謀略經綸才業者可非次擢用若有其言而無其實退之以禮亦合理體不然則臣恐國家未能早致太平也豈唯太平之未能致其憂患不獨在邊防而叛亂在內地也此是陛下續嗣先帝萬世基業之急務也所急之務莫先於此惟聖聰睿鑒詳微臣之言且可先降德音以禹湯責躬之意謝天以堯舜至仁之心待下使饑餓地分知陛下憂恤之心也

二月京城衢巷狹隘詔右侍禁閣門祇候謝德權廣之德權
既受詔則先撤貴要邸舍群議紛然有詔止之德權面請曰
今沮事者皆權豪輩各屋僦資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詔
上不得已從之德權因條上衢巷廣袤及禁鼓昏曉皆復長
安舊制乃詔開封府街司約遠近置籍立表令民自今無復
侵占 癸酉詔比司帑廩者多收羨餘以為課績蓋出納之
際有所重輕此可責而不可獎也宜令有司嚴加戒勵無使
復然三司嘗言衣庫副使葉守節監香藥推易院歲增八十
餘萬當遷閣門副使 上謂輔臣曰守節緣財利羨餘而遷
橫行何以勸邊垂効命者止以為宮苑副使 孫全照至綏
州乃言築城非便朝論亦多異同 丁丑詔知天雄軍工部
侍郎錢若水與并代鈐轄陳興秉傳詳度之儻有所利亟令
施功如其不然即可罷役 三月李繼遷大集蕃部攻陷靈

州知州內客省使順州團練使裴濟死之濟在靈州凡二年
謀緝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焉及被圍餉道斷絕孤城危
急濟刺指血染奏求救大軍訖不至城遂陷 戊申西面部
署司以聞宰相等上表待罪詔慰諭之 己酉以馬步軍都
虞候王超為永興軍駐泊都部署冀州團練使石普副之徙
永興軍駐泊鈐轄六宅使順州刺史康繼英為慶州駐泊鈐
轄與西南沿邊迭為應援入內副都知秦翰為環慶涇原兩
路鈐轄與王漢忠李允正同其事備賊兵之侵軼也始超等
至環州或云靈武已陷沒鄭文質乃衣胡服引單騎冒大雪
間道抵清遠故城盡得其實遂奏班師 己未 上親試禮
部舉人得進士益都王曾以下三十八人九經諸科百八十
一人並賜及第以曾等五人為將作監丞通判諸州餘及九
經為大理評事知大縣諸科判司簿尉先是貢舉人集闕

下者萬四千五百六十二命吏部侍郎陳恕知貢舉恕所取士甚多以王曾爲首及是糊名考校曾復得甲科時議稱之夏四月錢若水上言綏州頃爲內地民賦登集尚須旁郡轉餉自賜趙保忠以來戶口凋殘今欲復城之用工計百餘萬又須廣屯戍兵倍于曩日且芻糧之給全仰河東其地隔黃河及大小鐵碣二山又城下有無定河緩急用師輸送艱阻且其地無險若修葺未備蕃寇奔衝則難於固守況此州城邑焚毀無尺椽片瓦所過山林無巨木不堪采用徒爲煩擾絕無所科已罷其役若水復詣闕面陳其事 上甚嘉納初若水率衆過河分布軍伍咸有節制深爲戎將所伏 上知之謂左右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尋復遣若水巡撫陝西沿邊諸州聽便宜制置邊事及還拜鄧州觀察使 癸酉命田錫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仍遣中使諭旨曰卿每上章疏所司不敢滯留朕皆一一親覽知雜之任朝廷甚難其人故以命卿仍不妨徐徐撰述或有所見即具奏聞 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田錫言臣昨蒙聖恩授以憲職按六典及百司舉要御史臺故事自大夫中丞已下及三院御史公革各有人數今闕班簿旣無定員有侍御史二人有殿中侍御史一十二人有監察御史七人除劾諱在省司及施謂在患假餘皆差使在外却以他官在臺欲乞指揮審官院檢前後中書劄子應三院御史二十一人中曾有貪猥過犯者不得令在憲秩可改授他官其有清嚴勤幹者不得令在外官詔歸本職去推直因仍之號抽兩者保舉之勅所貴復臺司之故事存朝廷之舊規使百執事各正其名群有司各親其職也 五月庚子馮拯陳堯叟言與孫冕同省去三司積滯文帳及諸州無例施行文字二十一萬五千餘道減河北

向當京朝官使臣幕職七十五員時以聚兵防邊供饋甚廣
乃命本路轉運使條經費之數大凡出多而入少 上慮河
南民輸送益勞弊故令籍州縣之少戶口及數負共釐一務
者并省之四年五月極 乙巳屯田郎中判三司催欠司揚
覃上蠲放天下逋欠計八百萬請付史館從之 庚戌皇城
司言親從第二指揮使馬翰稱在京有群賊願自緝逐收捕
上謂輔臣曰朕尹京日聞翰以緝賊為名乃有三害都市豪
民懼其糾察常厚賂之一也每獲賊賊量以當死之數送官
餘悉入已且戒軍巡吏不令窮究二也常畜無賴十餘輩俾
之偵察其擾人不下於翰也顧其事彰敗不欲去之自今捕
賊止委開封府勿使翰復預其事 初禮部尚書溫仲舒知
開封府以繁劇求罷又面陳不堪外任願優游臺閣乃命刑
部侍郎寇準代之 癸丑詔仲舒兼御史中丞以尚書兼中丞

自仲舒始 六月工部郎中陳若拙知處州若拙前任京東
轉運使被召時三司使缺若拙自謂得之及至授刑部郎中
知潭州若拙大失望因對固辭且言嘗任三司判官及轉運
使今守湖外反類責降又言父母老不願遠適 上曰潭州
大藩朕為方面擇人所委不在轉運使下輔相舊臣固亦有
出典大藩者卿其勿辭若拙懇請不已乃追新授告勅而有
此命 上謂宰臣曰士大夫操修必須名實相副若拙前使
鄆州就徙為本路轉運使加賜金紫謂其幹事委以方面改
官未久仍令遷秩而貪進擇祿如此乃知取士擢才必須審
謹頃有黃觀者或稱其能選為西川轉運使輒訴免尋絀知
閬州自後無敢然者今若拙固當譴降大凡朕之用人豈以
親疎為間苟能盡瘁奉公有所植立何患名位之不至也
李繼遷復以二萬騎進圍麟州金明巡檢使李繼周擊之圍

未解麟州濁輪部署曹璨請濟師上曰麟州據險三面孤絕州將戮力足以禦賊但憂城中乏水既而賊果據水塞詔發并代石隰州兵援之初馬步軍都虞候王超自永興召還上屢問以北邊事超言今歲出師請止如去歲規畫若欲交戰則宜寨於保州北虜軍南上曰不須力戰但控扼備禦不失機便可也乙亥以超為定州路駐泊行營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王繼忠副之入內都知韓守英為鈐轄上謂守英曰腹心之臣遠戍邊鄙切須盡心令上下輯睦若知虜中事宜尤當詳審不可虛發士馬以致擾動李繼遷率眾攻麟州四面負板薄城者五日知州閻門祇候衛居實屢出奇兵突戰及募勇士縋城潛往擊賊賊披靡自相蹂踐殺傷萬餘人丁丑繼遷拔寨遁去上對輔臣於便殿出河北東路地圖指山川要害曰北虜入鈔瀆棣之民頗失農業

上屢問以北邊事
問於曹璨

今冬若再來朕必過邢洛之北馳逐出境以安生聚呂蒙正等咸請精選將帥責其成效車駕毋勞自行上曰若此卿等宜各畫必然之策以聞壬辰上始聞麟州捷奏謂左右曰遷賊猖狂以來未嘗如此喪敗加以威虐脇從其眾若頻有奔衄人心必離易為圖也詔以衛居實為供備庫使通判以下並遷秩各賜錦袍金帶仍令籍立功將士以聞初城內乏井泉而被圍之際暴雨沾洽人皆置器鑿池以貯之城外雖有泉水列寨為防而垣墻闊遠難於固守至是遣使於河東部井匠至州開鑿上因欲激厲邊將乃賜環慶部署以下詔書諭所以賞居實等之意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三之二

真宗皇帝紀五之二

咸平五年秋七月丙申以鄧州觀察使錢若水為并代經略使判并州上新用儒將未欲使兼都部署之名而其任實同也己亥殿前副都指揮使保靜節度使王漢忠坐率兵西討違詔無功責為左屯衛上將軍逾月出知襄州未上道暴得疾遂卒上甚悼惜之詔贈太尉命中使護喪事漢忠深沉有識略軍政甚肅每行師詰旦必焚香祝曰願軍民無犯吾令違者一毫不貸故所部無盜賊又輕財好施賓禮儒士慕賈島李洞為詩居常讀書手不釋卷名稱甚茂以是自矜尚故群帥不悅之殿直安守忠鄭懷德皆乘駟詣邊受事漢忠待守忠懷德不厚遂相與摺撫漢忠密以聞漢忠黜死二人之力居多懷德洛陽人與守忠皆襄陽攀附者也先是

嶺南輸香藥以郵置卒萬人分鋪二百負擔抵京師朝議病其煩擾詔戶部判官凌策與諸路轉運使規制之策請陸運至南安軍即泛舟而北止役卒八百大省轉送之費策宣州涇人也 丙辰遣使齎詔書就終南山召种放赴闕仍賜絹百疋錢十萬先是判永興軍府張齊賢復條上放操行請加旌賞且言臣前在中書親奉 先帝德音欲行不次之澤臣緣未知本末不敢奏陳今茲出守始熟其爲人故也 九月先是麟府屯重兵仰河東饋餉雖地里甚近而限以長河士人利於河東民罕至則芻粟增價 上嘗訪使邊者言河廣才數十步乙未詔轉運使鄭文寶於定羌軍府州河上經度造浮橋 戊申种放以幅巾入見于崇政殿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冠帶袍笏館于都亭驛太

官供膳 上謂宰臣曰放亦有就祿任意且言跡孤朕諭以俟升班列必見朝廷清肅排擯之事無敢爲者賞一人可勸天下矣已酉放表辭恩命 上令宰臣召問之又知放與同知樞密院陳堯叟游舊令諭旨且曰朕求茂異以廣視聽資治道如放終未樂仕亦可遂其請也放至中書爲宰臣言 主上虛懷待士旰食憂民如此放固不敢以羈束爲念宰臣以聞詔遂不許其讓居數日復召見賜緋衣象笏犀帶銀魚及御製五言詩又賜昭慶坊第一區加帷帳什物銀器五百兩錢三十萬中謝日賜酒食於學士院光寵之盛近所未有也 庚戌鹽鐵使王嗣宗度支使梁鼎戶部使梁灝同對嗣宗進曰嘗蒙陛下宣諭朕不合管錢穀細務然所憂者蓋爲天下生民耳方今國家經費甚繁賦入漸少雖陛下勤儉之德冠於古先其如冗食尚多耗蠹猶廣更宜庶事減節不然

則用度不足復重撓於民矣。上曰朕所憂者正此耳。嗣宗曰河北關西邊事未息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國家兵革非不精士卒非不衆在乎擇將帥嚴號令用之得其宜則何往不利臣等會議事有可減省者願條列以聞從之。冬十月先是上於龍圖閣藏太宗御書己卯召近臣觀之。上手執目錄以示近臣謂曰先帝聖文神筆朕集綴既久至於題記時事片幅半紙及書在屏扇或微損者悉加裝背已三千七百五十卷矣。初左領軍衛將軍薛惟吉不能齊其家妻柴氏無子惟吉有子安上安民素與柴氏不叶柴既寡盡畜其祖父金帛計直三萬緡并書籍綸告以謀改適右僕射張齊賢定娶之自京兆遣牙吏約車來迎行有日矣安上詣開封府訴其事府以聞。上不欲寘于理命有司即訊柴氏柴置對與安上狀繆異上不得已下其事於御史獄柴因擊手

登聞鼓訟兵部侍郎平章事向敏中賤買惟吉故第又嘗求娶已不許以是教安上誣告母且陰庇之。上以問敏中敏中言實以錢五百萬買安上居第近喪妻不復議姻未嘗求婚於柴也。上亦不復問柴又伐鼓訟益急遂并其狀下御史獄鞠之乃齊賢子太子中舍宗誨教柴為詞遂驗問柴之臧獲發取瘞藏得金貝僅二萬計安上兄弟素不肖先是嘗爭競財貨遂有詔不許其貿易父祖貲產而敏中乃違詔買其居第令安上日出息錢二千御史獄索要契驗敏中所署字非一體鹽鐵使王嗣宗素忌敏中因對言敏中議娶故駙馬都尉王承衍女弟密約已定而未納采上詢於王氏得其實因面責敏中以不直丁亥敏中罷為戶部侍郎齊賢責授太常卿分司西京宗誨前一任貶海州別駕柴用蔭贖銅八斤安上坐違詔買居第笞之以所得瘞藏金貝贖還其居第

仍令臺府常糾察焉既而 上謂呂蒙正等曰敏中所負如此騰於清議不可不加黜免朝廷進退宰輔亦非細事卿等更思持正守道以輔朕躬先是翰林學士宋白嘗就敏中假白金十挺敏中靳不與於是白草敏中制書極力詆之有云對朕食言爲臣自昧敏中讀制泣下 侍御史知雜事田錫言伏觀內殿起居近罷轉對封章迭送今已踰年復令百官轉對在三年十一月壬午此云罷已踰年當考或罷字誤也景德三年四月乙未又令羣臣轉對豈咸平五年嘗罷轉對而史失不記班行之中頗有竊議今郊禋附近慶賜將行可令中書檢尋轉對分其優劣奏其姓名或降獎諭勅書或與轉改官秩所貴知陛下鑒其用意感陛下賞其盡忠表明君好諫之心彰至仁侍下之意臣又觀近勅戒勵大臣謂其不守廉隅多置資產祿厚而不知恥者尚懷嫌恨官崇而能自省者豈不憂慙斯乃陛下止之以止足之訓詞責之以貪饕之顯過

今勅命施行之後兼文武豪富之家可於赦書更布新令食厚祿者不得與民爭利居崇官者不得在處迴圖此乃申明舊章備載前史可師古制以戒貪夫臣又聞有勞績稍殊未與區別有刑禁又滯未與辨明今略舉一二言之有如都官郎中李韶差在廣濟河令催輦運訪聞自前界分每年般得八萬餘碩今來李韶界分一年般得四十五萬碩未見酬獎却歸東京又聞屯衛王將軍王漢忠頗知儒書甚知方略輕財重義臨事有謀未嘗交結中官亦不曲奉同列昨赴京闕似失聖恩遽令歸班又差典郡聞於輿論疑其被讒今已云亡孰不嗟惜良將之體漢忠得之未論此時棄而不用又聞齊州制勸公事頗甚淹延著作佐郎張檢國子博士張瓘並是制勸使臣欲望宣令對揚問其事意或法寺受人請囑固稱奏案未圓或上司有人主張使令詣闕披訴張檢等

必一一審詳又訪聞密院中書政出吏胥之手吏胥行遣只檢舊例無舊例則不行樞相商議別無遠謀無遠謀則多失失於邊計者去年失清遠軍今年失靈州失於邦計者不知府庫有無不知倉廩虛實戎夷深入則請大駕親征將帥無功則取聖慈裁斷所以倉廩盈虛過不在樞密院邊防禦靜禱屬中書因此相承寔以成例聖恩若且任用則不失享富貴聖旨若令罷免則不過歸班行昔漢之三公若罷免則放之歸農若誅戮則賜其自盡其任用既重則黜責非輕操國柄者所以不敢不用心持兵權者所以不敢不盡節今則不然臣下得優逸而君上但焦勞勞逸失於尊卑實為倒置也故陰陽不順水旱不調法令滋章盜賊多起尚率京城父老與百辟千官五度上章請加尊號賴聖君英睿以為天不可欺御劄丁寧示志不可奪必斷來表深愜群情由是見宰相以

甘言佞上求聖知以國計軍機非已任蓋自來任重責輕之所致也今知所急者國家帑藏無餘財倉廩無積粟但急備邊之用不思經國之謀地愈荒而黎民愈貧事彌繁而資貸彌少官吏自救過不暇國家欲求治實難若加以水旱之災乘以戎夷之患不知在廟堂者用何智略總軍兵者作何籌謀臣之愚蒙不曉機務但以稽古聞於遠聰望陛下詳臣所言聽臣所奏賞罰二柄不必一一問中書通變萬機不必一一由密院然後所切者辨認讒謗察訪忠良速究危亂之已萌早覺衰微之有漸也十一月癸巳命度支員外郎李士衡內殿崇班閣門祗候李溥詣陝西諸州增酒權之課時士衡言陝西權酷尚多遺利今西鄙屯戍至廣經費實繁望遣使經度其事可濟邊用而不擾民故有是命由是歲增錢二十五萬焉 雄州言偵得契丹調兵將謀入寇 上曰北虜

知郊祀有日張此虛聲以聳邊境耳輔臣言北面雖有兵備而押陣使臣猶在輦下宜令進發詔使臣有在河北河東及近京諸州者可就遣之 辛丑饗太廟前一日微雨至是開霽壬寅合祭天地于圓丘大赦諸路欠咸平四年已前殘稅河北河東欠五年貸糧并天下逋負昇州廣德軍率分錢洪筠州臨江軍酒麴脚錢婺州竹園虛收孳生竹四十億六千一百五十一萬悉除之 初議南郊三司使王嗣宗等以郊祀經費繁重請止行謁廟之禮而推慶賜宰相呂蒙正曰前代停郊謁廟蓋因災沴今無故罷祀典禮無據 上曰不惟典禮無據郊壇一日之費所省幾何殊非寅恭事天之意也因詔三司非禋祀所須並可減省於是省應奉雜物十萬六千功九萬九千 左藏庫監官郭守素言淮南昇潤州綉絹價高望不給冬服留充郊祀賞給可獲數倍之利 上曰朝

廷方覃大慶豈復規小利也罷之 丙午大雪 上謂宰相

呂蒙正等曰昨郊祀之際重陰變晴今茲成禮又獲嘉雪朕以薄德託於人上守 祖宗基業日謹一日不遑寧居至於

奉天事神未嘗不夙夜祗戒惟恐未臻治道而靈貺荐至蓋天意敷佑蒸黎亦卿等調燮之力豐年可期矣 庚戌左僕

射平章事呂蒙正加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李沆加右僕射

群臣咸以序加恩 十二月丁丑宋白等罰俸 楚王元佐為左羽林衛上將軍議者云唐德宗朝六軍置統軍秩從二品左右羽林龍武神武是也十六衛置上將軍與上將軍同左右衛驍衛武衛威衛領軍金吾監門千牛衛是也今楚王當為統軍而

將軍命之且王前為左金吾上將軍按儀制金吾在統軍上將軍之上是則王乃降秩非遷秩也有司失於討閱矣 癸丑以職方員外郎分司西京樂史直史館史年七十餘於是

奉留司表入賀 上召見嘉其筋力不衰且篤學好著書故授以舊職悉取所著書藏秘府史與其子黃目俱直史館時人榮之 庚申河陽節度判官清池張知白上疏曰臣聞今古之言事者鮮不以防邊為急務故多舉西北二隅攻守之事以獻方略由是竒兵之謀紛然競興夫五行之中金為兵以五事配之則金為義兵之為用實不可去也乃知言弭兵者罪莫大焉窮兵者亦罪莫大焉夫戎狄者亦天地之一氣耳其性貪暴惡生好殺與中國絕異是以史籍所載京師為陽而諸夏為陰蓋取諸內外之義也夫陽主生物陰主殺物故知四夷擾邊不足異也在制之有道爾又和樂為陽愁苦為陰王者必先內和人心而後制四夷此崇陽抑陰之義也臣伏見去春大雪今夏暴雨稽洪範之書則繫乎咎惡之文伏惟陛下自即大位日謹一日而復溫厚恭肅祇畏勤儉討

論方冊思廣治道聖德無缺則咎惡何從而起豈非政令之間有不便於天時者乎今夫人者萬物之靈豈不重於鳥獸今建寅之月三元之始孟夏乃是正陽之月於卦為乾况正律所載有秋分已前不決死罪之制月令當春則曰無肆掠謂不可以陰政犯陽又曰宜行仁而不可以舉義事及夏則曰挺重囚出輕繫並無決死罪之文臣以為天下列郡每歲所決死罪雖不可禁春夏兩季亦可於立春立夏氣至之時各禁十五日以應一孟之節全發生之陽氣若罪在十惡決不待時者亦可改斬為絞以免流血之刑自餘雜犯死罪若有已斷具獄可取半月外行決其邊防屯兵之地以軍法從事者不在此限又按禮經季夏中氣之後十五日不可以興土功為土將用事氣欲靜也請詔天下每歲起季夏中氣後至立秋節半月內非邊陲防警捍敵浚城及完治隄防以禦

水害餘並不得起創土功其整葺墮頽者不在此限臣又聞周禮六官其一曰秋官主刑又月令孟秋中氣之後則命有司繕囹圄具桎梏斷薄刑決小罪秋分則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留有罪無或枉撓此並順上天行肅殺之令也命使決獄多不拘於此時或在三春或當九夏雖勤恤庶獄慮有滯留其如未順四時之令也欲望自今除盛夏仍舊降詔恤刑外每歲自孟秋中氣後秋分前遴選周行分道決獄如此則順天行刑萬務必又而又四方之風謠因之得以知列郡之網條因之得以振且一歲之中必順令決獄與其行之於別季不若行之於此時臣又聞先王垂訓重德教而輕刑罰所以見王道之盛也今法令之文大為時所推崇自中及外由刑法而進者甚衆雖有循良之吏亦改節而務刑名也然則刑法者治世之具而不可獨任必參之以德教然後可以言

善治矣夫德教之大莫若孝悌若捨此而欲使民從化是猶釋利楫而求濟於無涯之津也是故將欲興禮義在舒民心將欲舒民心先在均貧富欲均貧富先在正簿書然養民之道郡踈而縣親故知百里之長不可不精採擇宜歷選周行有經公舉者輟而用之使先蒞大邑試其政事暮年之間較其成績苟能正其簿書均其戶籍而孤窮之民得庇者為上然後酬之以不次之恩臣又聞聖人居守文之運者將欲清化源在乎正儒術古之學者簡而有限其道粹而有益今之學者其書無涯其道非一是故學彌多性彌亂今進士之科大為時所進用其選也殊其待也厚進士之學者經史子集也有司之取者詩賦策論也是故五常六藝之意不遑探討其所習泛濫而無着非徒不得專一又使害生其中何謂其然且群書之中真偽相半亂聖人之微言者既多背大道之

宗旨者非一若使習而成功得不稔淳粹之性蕩中正之氣其為吏也安能分挈治柄使教令不黷哉况夫儒者之術不以廣記隱奧為博學不以善攻奇巧為能文若使明行制令大立程式每至命題考試不必使出於典籍之外參以正史至于諸子之書必須輔於經合於道者取之過此並斥而不用然後先策論後詩賦責治道之大體捨聲病之小疵如是則使夫進士之流知其所習之書簡而有限知其所學之文正而有要不施禁防而非聖之書自委棄於世矣不加賞典而化成之文自興行於世矣 上覽而嘉之召知白赴闕試舍人院除左正言 十二月丁丑以宰臣呂蒙正李沆並兼門下侍郎舊制三師三公左右僕射平章事並兼兩省侍郎先是學士宋白梁周翰草二相加恩制書遺忘舊制既而上問白等白等不能對第請改正不復降制止帖麻用印重

寫告身白等各罰一月俸

上以龍圖閣及後苑所藏書籍尚

多舛誤欲重加讎對甲申詔流內銓於常選人內擇歷任無過知書者十五人以聞命吏部侍郎陳恕知制誥楊億試之於是得館陶尉大名劉筠等七人給本官俸料太官供膳就崇文院校之踰年而畢並授大理評事秘閣校理 是歲契丹稍侵掠邊界所在擊走之卒不深入於十一月甲寅北面諸州奏虜騎悉已散去 上曰吾固知其虛聲也輔臣曰陛下頃者不令趣遣押陣使臣聖斷誠得之 侍御史知雜事田錫言錫奏議無月日因改元五年附此竊觀唐憲宗即位改元元和元和四年冬十月御宣政樓冊皇太子又按李絳論事集元和三年翰林學士李絳等上言古先哲王以天下為大器知一人不可以獨理四海不可以無本故立太子以副已設百司以分職然後人心大定宗社永寧有國家者不易之道也陛下

嗣膺大寶四年于茲矣而儲闈未建典冊不行是開窺覲之端乖重謹之義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憲宗依所請下制勅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今陛下自纂承大位改元以來五年于茲矣儲闈未建典冊不行豈不慮窺覲之端豈不思重謹之義宜速以宗社永寧為大本人心預定為遠圖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三之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四之一

真宗皇帝紀六之一

咸平六年三月辛卯朔侍御史知雜事田錫言臣伏覩去秋已來霖雨作沴近畿諸處水潦為災雖聞檢覆蠲免租稅又聞相度低下開決溝渠憂卹之心似有所濟而利害之半莫知適從古者不奪農時慮妨營種或遇歉歲即念困窮故有賑貸糧儲除放徭役免令凋瘵不至流亡今國家為少闕軍兵防備邊戍遂於曹單宋亳陳蔡汝穎之間點集鄉村揀選強壯得五七萬人訪聞始降宣命指揮只令在本城防守及至奏聞都數即並抽赴京師昨近臣何以商量如此失信令下民寧無怨望假若外國差人在京探事事無距細境外既必盡知知而圖謀邊上未得安靜其所謀之大謂古者以民為邦本食為民天今國家取丁壯為兵已失邦本以災傷去

食寧有民天糧儲何止無餘邊備亦恐不濟以此得計以此
乘時此外國所謀之大者也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民為
邦本不得已而取之今五七萬人並離農畝日近更差使臣
棟點豈無物議憂虞以災沴之餘寇盜若起適足為戎狄之
利有勞宵旰之懷 左司諫直昭文館种放再表乞暫歸故
山詔許之丙午特授起居舍人將行宴餞於龍圖閣又詔三
館秘閣官宴餞於瓊文林苑 上賜七言詩三章在坐皆賦
夏四月先是自京師發禁旅戍河東數不足則取州兵材勇
者補之十不得四三又行伍弗整技長冗多去歲以義軍分
隸州兵之籍帥臣請增補如舊制於是命西京左藏庫副使
張延禧乘傳料簡得萬三千餘人立為神銳二十四指揮神
虎十指揮常加訓習焉 庚午徙知益州西上閣門使馬知
節知延州兼鄜延駐泊部署知節在成都有訟龍騎卒謀變

者枚引千數知節密捕其黨按實止誅為魁者七人餘悉不
問自乾德平蜀每歲上供統綺動踰萬計籍里民補牙校部
舟運由嘉陵抵荆渚沉覆殆半破產以償者甚眾州民患之
知節請擇廷臣省吏二十人凡舟二十艘為一綱以二人主
之三歲一代而較其課自是鮮有敗者承寇亂之後戢兵撫
俗甚著威惠然嫉惡大過兵民有犯多徒配他境人頗怨懼
朝議務安遠俗恐知節不叶蜀人之情以其素有武幹故移
守西邊仍手詔諭以委屬蜀之意 舊制士庶家僮僕有犯或
私黥其面 上以今之僮使本傭雇良民 癸酉詔有盜主
財者五貫以上杖脊黥面配牢城十貫以上奏裁而勿得私
黥涅之禁私涅面實錄在後月今從本志 乙亥參知政事王欽若上言桂
州通判太常博士王佑之近丁母憂才踰月連進五狀請除
廣南西路商稅分配河北補填沒納私下羅錦摧罷上供金

銀述荆南課額逋虧言陝西迤鋪請受凡茲陳露皆匪機宜
殊忘哀戚之容苟懷進動之意陛下方施孝治以厚民風望
加黜責以勗有位詔削祐之三任配隸郴州仍令御史臺榜
朝堂告諭 丙子契丹入寇定州行營都部署王超遣使召
鎮州桑贊高陽關周瑩各以所部軍來援超先發步兵千五
百人逆戰于望都縣翌日至縣南六里與虜遇殺戮甚衆副
部署殿前都虞候雲州觀察使王繼忠常以契遇深厚思戮
力自効與虜戰康村自日昃至乙夜虜勢小却遲明復戰虜
悉衆攻東偏出陣後焚絕糧道繼忠率麾下躍馬馳赴素街
儀服虜識之圍數十重士皆重創殊死戰且戰且行旁西山
而北至白城陷於虜超等即引兵還定州遣使入奏辛巳
上始聞繼忠敗詔發河東廣銳兵一萬五千由土門趨鎮定
以援之賜望都戰傷軍士緡帛 左衛上將軍信國公玄祐

孝恪敏悟 上所鍾愛及被病司天言月犯前星庶子星

上憂之屢設齋醮祈禳是日卒才九歲追封周王謚皦後十

五日皇子生兩月者亦不育 上乃取宗室子養之宮中周

既薨 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 范鎮太常考 成都闕守朝議難其人 上以工

部侍郎知永興軍府張詠前在蜀為政明肅勤於安集遠民

便之甲申加詠刑部侍郎充樞密院直學士知益州民間詠

再至皆鼓舞自慶 五月詔在京官物可備二年者勿收市

以息勞擾仍命吏部侍郎陳恕裁其數 辛卯定州部署王

超言契丹出境 乙未以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田錫

為左諫議大夫太常博士劉綜為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

雜事仍遣中使諭錫曰第安心著述必無差出欲升殿者聽

先奏尋又命錫兼史館修撰綜常言天下升州郡長吏審官皆

據資例而授未為得人自今西川荆湖兩浙福建廣南知州

或地居津要或口繁庶之處望親加選任其執政舊臣及給
舍以上知州處亦擇通判又京朝官當任遠官者率以父母
未葬為名妄為規免請自今如父母實未經葬者許請告營
辦審官投狀並明言父母已葬即許依例考課敢詐妄及違
者並罷其官從之 上以王繼忠實戰死丁酉贈繼忠大同
節度使兼侍中錄其子懷節為崇儀使懷敏為崇儀副使懷
德為內殿崇班懷正為供奉官 望都失利 上語近臣曰
用兵固有勝敗然此戰頗聞有臨陣公然不護主帥引眾先
遁者今未能偃兵若不推窮將何以懲後苟盡實于法人必
懷懼當治其情理難恕者三二十人或得中道乃命宮苑使
劉承珪供備庫副使李允則馳驛按問 上曰承珪峻急允
則和易朕欲其寬猛相濟耳癸丑霸州防禦使鎮州副都署
李福坐削籍流封州拱聖都指揮使王昇決杖配隸瓊州因

降詔戒勵諸路將帥 自望都之失利也 上曰訪禦戎之

策或言楊嗣揚延朗久戍邊練武事遂詢以謀略而所上不
適機要因命兩府會議各以狀聞或請合鎮定高陽三路兵
據衝要或請令三路分兵扞禦或請以鎮定兩路兵陣於定
州之北又徙高陽兵於寧邊軍仍別設奇兵於順安軍控扼
發強壯備城彌縫其闕 上揔覽而裁定之六月己未朔御
便殿內出陣圖示輔臣曰今虜勢未熬尤須過防屯兵雖多
必擇精銳先據要害以制之凡鎮定高陽三路兵悉會定州
夾唐河為大陣量寇遠近出軍樹柵寇來堅守勿逐俟信宿
寇疲則鳴鼓挑戰勿離隊伍令先鋒策先鋒誘逼大陣則以
騎卒居中步卒環之短兵接戰亦勿離隊伍貴持重而虜騎
無以馳突也又分兵出三路以六千騎屯威虜軍魏能白守
素封人張銳領之張銳五千騎屯保州楊延朗張延禧李

懷岳李懷岳神祐子領之五千騎屯北平寨田敏張凝石延福延福

領之以當賊鋒始至勿與鬪待其氣衰披城誘戰使其奔命

不暇若虜南越保州與大軍遇則令威虜之師與延即會使

其腹背受敵乘便掩殺若虜不攻定州縱軼南侵則復會北

平田敏合勢入北界邀其輜重令雄霸破虜已來互為應援

又命孫全照王德鈞德鈞未見裴自榮自榮未見領兵八千屯寧邊軍

李重貴趙守倫張繼昊繼昊未見領兵五千屯邢州扼東西路虜

將道則令定州大軍與三路騎兵會擊之又令石普統兵萬

人於莫州盧文壽王守俊守俊附王監之俟虜北去則西趨

順安軍襲擊斷其西山之路如河水已合賊由東路則命劉

用劉漢凝漢凝詳符人平父也田思明思明未見領兵五千會石普孫全照

掎角攻之自餘重兵悉屯天雄命石保吉領之以張軍勢朕

雖畫此成謀以授將帥尚恐有所未便卿等審觀可否更共

商榷李沆等曰戰陣之事古今所難大戎猖蹶自非陛下制

勝於內諸將各稟廟筭分禦邊要實恐未易驅攘今所裁制

盡合機宜固非臣等愚慮所及上曰任人擇才頗亦難事

朕必就其所長而用之魏能性剛張銳善熟故使佐能威虜

地取要害白守素久習邊防共司戎政庶其寬猛相濟也孫

全照好陵人取其嘗所保薦者與同事三路都鈐轄韓守英

素無執守常使閻承翰代之承翰雖無武幹然亦勤於奉公

也其他選用悉皆類此沆等曰臣觀陛下所任並中外素推

許者况捨短取長必能協心成績矣上曰已令將帥別上

方略候其奏至或無可采即當依此施行初馮拯建議以

謂備邊之要不能扼險以制敵之衝未易勝也若於保州威

虜間依徐鮑河為陣其形勢可以取勝矣前歲王顯違詔不

趨要地契丹初壓境王師未行而虜騎已入鈔賴霖雨乃遁

去北王超奏虜已去而東路奏虜方來既聚軍中山以救望都而兵困糧匱將臣陷沒幾盡超等僅以身免今防秋宜於唐河增屯兵至六萬控定武之北為大陣邗州置都部署為中陣天雄軍置鈐轄為後陣罷莫州狼山兩路兵 上多采用其議云 本傳云上從之按所出陣圖不盡依極言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四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四之二

真宗皇帝紀六之二

咸平六年六月以定州蒲陰縣當高陽關會兵路詔葺其城供奉官閤門祗候謝德權兼掌其事一日乘傳詣闕求對且言沿邊民庶多挈族入城居止前歲匈奴犯境傳潛閉壘自固康保裔被禽王師未有勝捷臣以為今歲戎人必寇內地今歲兵聚屯一處尤非便利願速分戍鎮定高陽三路天雄城壁闊遠請急詔感之仍葺澶州北城浚德清軍隍塹以為備豫 上變色曰此大事非爾所當言德權曰臣蒙恩驅策冒萬死求見願陛下留意臣實慮蒲陰工作未訖寇必暴至矣 上慰遣之既而虜果圍蒲陰 知渭州曹瑋彬之次子也始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 太宗問彬誰可任者彬以瑋對瑋時為供奉官 太宗召見欲除諸司使知渭州彬固辭

乃以本官同知渭州數歲即真累加閣門通事舍人 先是
三司各置使局不相總統彼此自求充濟以促辦為務至於
出納移用均會有無則專吝封執動相遠戾或交撫利病以
邀功希進諱言日聞于 上頗煩親決文符互出莫知適從
丁亥始并鹽鐵度支戶部為一使命刑部侍郎權知開封府
寇準為兵部侍郎充三司使復置鹽鐵度支戶部副使以刑
部員外郎卞袞領鹽鐵工部員外郎查道領度支祠部員外
郎林特領戶部判使非奏事及有所更張則止署按檢餘皆
本部副使判官主之三司副使自是始預內朝預內朝據林
特傳附見
以吏部侍郎陳恕為尚書左丞知開封府恕在三司前後踰
十數年究其利病條例多所改創其徙他官也嘗薦寇準可
用及準至三司即檢其前後所改創事類為方冊其曉諭榜
帖悉以新版別書齎詣恕第請著恕一一為署之不復辭準

拜謝去故三司多循恕舊貫自準始也 秋七月甲辰復并

三司鹽鐵度支戶部勾院為一命著作郎直史館陳堯咨兼
判之從堯咨所請也 已酉契丹供奉官李信來歸信言其
國中事云戎主之父明記號景宗后蕭氏挾力宰相之女凡
四子長名隆緒即戎主次名贊偽封梁王今年三十一次名
高七偽封吳王年二十五次鄭哥八月而夭女三人長曰燕
哥年三十四適蕭氏弟北宰相留住哥偽署駙馬都尉
次日長壽奴年二十九適蕭氏姪東京留守悖野次曰延壽
奴年二十七適悖野母弟肯頭延壽奴出獵為鹿所觸死蕭
氏即縊殺肯頭以殉葬蕭氏有姊二人長適齊王王死自稱
齊妃領兵三萬屯西鄙驢駒兒河嘗閱馬見蕃奴撻覽阿鉢
姿兒甚美因召侍帳中蕭氏聞之繫撻覽阿鉢扶以沙囊四
百而離之踰年齊妃請於蕭氏願以為夫蕭氏許之使西得

達韃盡降之因謀帥其衆奔骨歷扎國結兵以募蕭氏蕭氏知之遂奪其命領幽州次適趙王王死趙妃因會飲寘毒蕭氏為婢所發蕭氏酖殺之蕭氏今年五十自景宗死領國事自稱太后國中所管幽州漢兵謂之神武控鶴羽林驍武等約萬八千餘騎其偽署將帥契丹九女奚南北皮室當直舍利及八部落舍利山後四鎮諸軍約十萬八千餘騎內五千六百常衛戎主餘九萬三千九百五十即時入寇之兵也其國境自幽州東行五百五十里至平州又五百五十里至遼陽城即號東京者也又東北六百里至烏惹國其國用漢文法使印八角而圓又東南接高麗又北至女真東踰鴨江即新羅也以信為供奉官賜器幣冠帶 癸丑武寧泰寧節度使太保兼中書令克王元傑薨追封安王謚曰文惠元傑穎悟上特所友愛翊善考功卿姚坦性木強固滯喜直諫 太宗

嘗獎焉王稍佚豫坦即醜言詆訐王頗薄其為人坦由是益暴揚其惡 上嘗戒坦曰元傑知書好學亦足為賢王矣少不中節亦須婉辭規諷况無大故而詆訐之豈禪贊之道乎他日坦為衛尉少卿判吏部南曹因事得對 上以其舊人召升殿與語坦言及故府意短諸王而稱已之敢言坦退上謂近臣曰坦在宮卽不能以正理誨諭事有微失則從而揚之此賣直取名耳 八月己亥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田錫言國家自先帝平晉之後與戎狄結隙將相舊人相次薨謝邊鄙州郡屢為戎狄所陷皇威不振久矣時議乃以將相無人亦久矣近有差朝臣為巡撫使及差朝臣以提點酒稅名目出外採訪採訪之事不過民間利病不過官吏能否所求者瑣屑而所忽者遠大陛下若以宗社為憂以生民為念卽宜以遠大為務求將相為急也 先是議北面防秋

之策就定州為大陣既而慮契丹知之潛為姦計乃詔王超遣裨校於徐曹鮑河別擇營柵之地標表具圖以疑契丹甲寅對輔臣於便殿上曰今河北已屯大兵而邊將屢奏虜未有隙且聚軍虛費則民力何以充給朕切思之不若因有所制置以為控扼之利靜戎順安軍先開營田河道可以扼黑盧口三臺小李路又得通漕極邊當令承此開浚使及軍城虜或撓吾役即合兵擊殺李沆等咸曰設險興功守邊之利沿邊守臣苟漸為之制以增邊備善莫大焉上曰營田河道自來建議多為將帥所沮皆云甲馬雄盛不宜示弱殊不知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况國家訓卒練兵大為之備亦非全恃此險沆曰功之難成蓋人人互執所見參驗而行實為至便遂詔內侍閻文慶與靜戎王能順安馬濟共督其事徙莫州路部署石普屯順安之西興威虜軍魏能保州揚

延即北平田敏掎角以為防遏丙戌高麗國王誦遣其戶部侍郎李宣古來貢且言晉割幽薊以屬契丹遂有路直趨玄菟屢來攻伐求取無厭乞王師屯境上為之牽制詔書優答焉上謂輔臣曰晉祖何不厚利謝虜遽用土地民衆委之虵豕遺患至今蓋彼朝乏人故也九月司空平章事呂蒙正凡七上表求退甲辰罷為太子太師封萊國公是秋募近京強壯補禁衛詔殿前都指揮使高瓊閱習陣勢召近臣觀之日將午左右進繖上令撮之觀行伍整肅甚喜謂瓊曰昨日村民皆為精銳矣擢材勇者三十人為小校唯二人隸御龍直優賜緡錢左右有言此二人武藝絕優上曰是新強壯始隸禁衛驟統舊卒故亦非便瓊曰陛下發言舉事動有遠慮非臣等所及也上又謂近臣曰比來備邊專意西北至於遠方殊俗要不可忽如川廣荆湖常須訓齊軍

伍以為邊備也。冬十月，靜戎軍王能奏於軍城東新河之北，開田廣袤，相去皆五尺許，深七尺，狀若連鎖，東西至順安，威虜軍界必能限隔，戎馬縱或入寇，亦易於防捍。仍以地圖來上。上召宰相李沆等示之，沆等咸曰：「沿邊所開方田，臣寮累曾上言，朝廷繼亦商榷，皆以難於設防，恐有奔突，尋即罷議。今專委邊臣漸為之制，斯可矣。」并威虜順安軍皆依此施行。且慮興功之際，虜或侵軼，可選兵五萬人分據險要，漸次經度之。是日詔靜戎順安威虜界並置方田，鑿河以遏胡騎。戊寅，給軍中傳信牌，先是石普言北面抗敵行陣間有所號令，則遣人馳告，多失詳審，復虜姦詐，請令將帥破錢而持之，遇傳令則合而為信。上以為古者兵符既已久廢，因命漆木為牌，長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鑿柄，令可合又穿二竅，容筆墨，其上施紙，札每臨陣則分而持之。

或傳令則署其言而繫軍吏之頸，至彼合契，乃署而復命焉。鄧州觀察使錢若水卒，若水能斷大事事，繼母以孝聞，上甚悼惜之，贈戶部尚書，謚宣靖，贈賻加等，特遣中使存問其母，賜白金五百兩。若水謚本傳無此據百官表十一月戊午，分同州沙苑監為二，每監牧馬四千五百疋。庚寅，詔監司之職，刺舉為常，頗間曠官怠於行部，將何以問民疾苦，察吏否臧，自今諸路轉運使令徧至管內按察。光祿寺丞李承錫奉禮，即王嘉祐坐交遊非類，不修檢操，並責監酒稅，永錫和州嘉祐，天長縣嘉祐，禹偁子也。嘉祐平時若愚，驥獨冠，準知之，準知開封府，一旦問嘉祐曰：「外間議準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為相為相，則譽望損矣。」準曰：「何故？」嘉祐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

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以太平
責焉丈人之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嘉祐所以恐譽望之
損也準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殆
不能勝吾子也嘉祐對準據記 甲寅有星孛于井鬼大如

杯色青白光芒四尺餘犯五諸侯歷五車入參凡三十餘日

沒 上謂宰相曰垂象如此其咎安在李沆曰陛下修德布

政實無所闕第恐分野有災耳 上曰朕德薄致茲謫見大

懼災及吾民密述誕辰宜罷稱觴之會以答天譴沆曰星文

變異陛下克謹天戒此甚盛德也然其咎乃屬臣等至於華

夷上壽禮不可廢且邊塞未寧大兵在境所慮物情罔惻固

請不已乃許之 十二月辛未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田錫

卒錫耿介寡合嚴恭好禮居公廷必危坐終日未嘗有懈容

慕魏證李絳之為人及居諫署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

嘗曰吾立朝以來封疏五十二奏皆諫臣任職之常也言苟

獲從吾幸矣豈可藏副示後諂時賣直耶悉取焚之臨終自

作遺表猶勸 上以慈儉守位以清淨化人居安思危居理

思亂 上覽之惻然謂宰相李沆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

速乎嬰疾以來朕日遣太醫診療卒不能起盡心匪懈始終

如一若此諫官誠不易得朝廷小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

已至矣不顧其身惟國家是憂孰肯如此朕每覽其章必特

召與語以獎激之錫嘗慮奏疏不得速達遂令緘具所上事

目及月日以聞而所修二書竟弗克就深可閔也壬申優詔

贈工部侍郎賻賜加等以其子將作監主簿慶遠慶餘並為

大理評事給俸終喪命有司錄其事布告天下其後錫妻亡

亦詔二子不絕廩給 上手詔問夔州路轉運使丁謂如何

得邊方久遠寧帖蠻人不敢為非 乙亥謂上言若所委之

官不邀功不生事以安靜為勝凡所制置一依前後詔條則
群蠻必不敢抵冒妄干天誅矣 上然之 戊寅德音赦天
下死罪降一等流以下並釋之除五年逋租萬安太后服藥
故也 癸巳 上親閱逋負名籍釋繫囚四千一百六人蠲
物八萬三千於是將肆赦改元或謂蠲放逋債減除率斂其
數頗多三司必以恩澤太濫虧損國計為言 上曰非理害
民之事朝廷決不可行者於出納固有司職也要當使斯人
實受上賜 甲申日加午雷暴震司天言占主國家發號布
德未及黎庶 上謂輔臣曰豈所議赦書小惠未遍上天以
雷警朕耶今河北關西戍兵未息民甚勞苦而三司轉運使
賦斂益繁卿等宜悉取民弊著為條目大者隨事減省小者
即為蠲免又諸道罪人為惡情重頃令并其家屬赴闕委棄
資產流離道路斯可憐憫自今止送正身臣寮負私過情輕

終身為累者委刑部特與洗滌其他卿等皆盡心講求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第四十五之一

真宗皇帝紀七之一

景德元年春正月丙戌朔御朝元殿受朝大赦改元 辛卯
上謂宰相曰近者羣臣言事頗罕若有所畏避何也因言唐
室朋黨漸不可制遂至卑弱又言姦邪難辨李沆曰此盧杞
所以蒙蔽德宗也 上曰雖一時難辨亦久自當露耳 乙
未以後宮劉氏為美人揚氏為才人劉氏華陽人揚氏鄆人
也 上初為襄王一日謂左昭蜀婦人多材慧吾欲求之劉
氏始嫁蜀人龔美美携以入京既而家貧欲更嫁之張旻時
給事王宮言於王得召入遂有寵王乳母秦國夫人性嚴整
不悅固令王斥去王不得已出置旻家旻亦避嫌不敢下直
乃以銀五百兩與旻使別築館而居之其後請於秦國夫人
得復召入於是與揚氏俱封美因改姓劉為美人兄云 丙

申威虜軍莫州並言契丹奚王及南宰相皇太妃令公各率
兵四萬餘騎自鹽城川抵涿州聲言修平塞軍及故城容城
上曰胡騎利野戰繕完城堡或非其意即詔邊臣謹斥候虜
若有事於三城則併力城望都以大兵夾唐河令威虜靜戎
順安軍北平寨保州嚴兵應援仍廣開方田以拒戎騎若猶
未也則以修新寨為名儲瓦木於定州是夜京師地震 癸
卯夜京師地復震 丁未夜京師地復震屋宇皆動有聲
移時而止 上謂宰相李沆曰坤道貴於安靜京師大衆所
聚而震動若此皆朕聽覽不明所致夙夜內省中外之政敢
不盡心但慮命令之出或有枉撓沆頓首引咎 上又曰朝
廷命令尤宜謹重每出一令輿人不免謗議或稍抑之又塞
言路沆曰人之多言固可畏也 李繼遷之陷西涼也都首
領潘羅支偽降繼遷受之不疑未幾羅支遽集六谷蕃部及

者龍族合擊之繼遷大敗中流矢創甚奔還至靈州界三十
井死其子阿移嗣位改名德明二月丁巳環慶鄜延部署相
繼以聞且言阿移尚幼輔臣等請降詔招諭阿移及其部下
能相率歸順者厚加爵賞鄜延鈐轄張崇貴先遺阿移書得
其報稱未葬難發表章乞就便具奏宗貴因請遣使弔問仍
令大臣至邊召賊所親信張浦面議事宜 上曰阿移既孤
宜即招撫然戎狄狙詐儻內蓄姦謀外示柔順止居靈州河
外遣使修貢行商貿易私繕兵革干求無度小不如意乃竊
發為寇則患益深矣宜令宗貴與約如果歸順則須獻靈州歸
夏州治所盡還蕃部質子放散甲兵即授銀夏節制儻以銀
夏荒殘為辭則河西先歸順人戶見居河東管界者並追還
之乃賜德明詔諭意且告以信人未至故未遣使弔問也
遣中使齎千詔諭西面緣邊部署鈐轄等宜承賊遷既死速

圖攻之取策飛驛以聞 辛酉以河陽三城節度使王顯知
天雄軍府兼駐泊都部署顯上疏請於文武群臣中擇曉邊
事者擢為宣徽使委之方面蓋位高則威名著識遠則勲勞
立又武臣先以罪戾黜降者宜匿瑕再用必能効死臨敵之
際事當責成監軍寵臣不須多任十羊九牧古人所譏每歲
防秋精旅分屯三路由是合戰多違期會望申約束如逐虜
並令犄角相應自然軍威倍壯人心增勇矣尋乞入覲許之
度支副使工部員外郎查道儒雅迂緩治劇非所長與鹽鐵
副使卞衮同候對將升殿遽出奏牘遣道同署及 上詢問
則事本度支道素未省視錯過不能對 已卯罷職道卒不
目辨亦無愠色道為吏務行寬恕胥吏有過未嘗笞責民訟
逋負者或出已錢還之以故頗不治嘗為轉運使出行部路
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即計直挂錢於樹而去收養孤遺

篤於僚舊祿賜所得散施隨盡搢紳服其履行云 壬午翰
林學士梁顥等上新定閣門儀制六卷詔班行之 上以閣
門儀制多出於胥吏之言殊無規矩故命顥等別加刪修
夔州路轉運使丁謂招撫溪洞夷人頗著威惠部民借留凡
五年不得代乃詔謂舉自代者謂以國子博士薛顏為請癸
未擢顏虞部員外郎夔州路轉運使召謂入朝 三月定州
民詣闕貢馬乞留知州吳元宸并求立德政碑命還其馬賜
元宸詔褒之元宸在定州凡五年屬父旱州吏白召巫作土
龍祈雨元宸曰巫本妖民龍止獸也惟精誠可以格天乃集
道士設壇醮潔齋三日百拜懇禱信宿而雨 丁酉直祕閣
黃夷簡等上校勘新寫御書凡二萬四千一百六十二卷校
勘官六人賜緡帛有差 初命官校勘 萬安皇太后疾未愈
上親調藥餌每對近臣憂形於色或稍加言必流涕以重賞

購民間善醫者詔屢下已亥 后崩於萬安宮辛丑群臣請
聽政三表不允乙巳李沆等兩詣宮門懇請又覩 上毀瘠
過甚繼上五表復詣宮門求見言西北用兵機務不可暫曠
上不得已從之 夏四月壬戌邢州言地震不止 上問守
臣謂誰宰相以上官正對 上曰郡國災沴民不寧居尤在
牧守以道鎮靜則封疆無事正累典藩郡以知兵自許但未
知能以鎮靜欽恤為意否天下之廣未免焦勞正為此爾
張崇貴屢請遣大臣至邊議趙德明事五月甲申朔以兵部
侍郎知永興軍府向敏中為鄜延路緣邊安撫使崇貴築臺
於保安北十里許召戎人所親信者與定盟約經置大小皆
出崇貴而敏中實總其議焉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必歸朝
廷曰一表不聽則再表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德明未
明納款一表不聽則再表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德明未
嘗先納款其報崇貴書云夫葬難發表章觀其意猶明假
不服朝廷多方招諭僅得其款附耳繼遷此等語疑德明假

託故三年後乃言之非其實情當此時固未言也敏中但為
安撫使此年十月仍在長安明年九月乃除知延州記闡蓋
踈略云竇緣及會要云敏中 翰林侍讀學士戶部侍郎兼
為西路緣邊安撫使今從之 秘書監判吏部流內銓夏侯嶠引選人候對於崇政殿暴中
風眩詔亟取金丹上尊酒餌之肩輿還第遣內侍召內外名
醫診視其夕卒贈兵部尚書賻賜加等中使護喪事錄其子
孫三人嶠在近侍恩顧甚異卒數月畢士安為相士安撫坐
歎曰夏侯峻極在吾豈當先據此位也 六月丙辰詔諸州
民詣闕舉留官吏多涉徇私或非素願因而率斂重有煩勞
自今百姓僧道更不得輒詣闕庭及經隣部舉留官吏如實
有善政候轉運使到州即得舉陳仍委本使察訪能否以聞
如敢違越其為首者論如律 上密采群臣之有問望者得
刑部郎中邊肅殿中丞鞠仲謀司勳負外郎朱協比部負外
郎郝太坤李玄太常博士馬景何亮周絳謝濤衛太素國子

博士陳昭度太常丞崔端高謹徽祕書丞趙湘張若谷姜嶼
殿中丞皇甫選滕涉陸玄圭李奉天太子中允崔遵度中舍
曹度將作監丞陳越凡二十四人內出其姓名令閣門祗候
崇政殿再坐引對外任者乘驛赴闕每對必往復紬繹其詞
氣或試文藝多帖三館職或命為省府判官或升其差使焉
仲謀高密人協昂弟湘華州若谷南劍州涉虞城遵度淄川
人也好事者因號越等為二十四氣以比唐修文館學士四
時八節十二月之數云陳英李玄馬景周絳衛太素陳昭度
崔端高謹徽陸玄圭李奉天曹度十
一人不詳其邑里邊肅却太冲何亮謝濤姜與皇甫選陳越
七人已前見嶼亦不詳其邑里二十四氣據劉筠所撰皇甫
選墓銘丁巳令諸路轉運使代還日條上在任興除利害升
黜能否凡所經畫事 秋七月先是 上召翰林學士梁顥
夜對詢及當世臺閣人物顥曰晁迥篤於詞學盛玄敏於吏
事 上不荅徐問曰文行兼著如趙安仁者有幾顥曰安仁

材識兼茂體裁凝遠求之具美未見其比也既而顥卒乙酉
以知制誥趙安仁為翰林學士玄餘抗人也後改名度 丙戌右
僕射平章事李沆寢疾 上臨問賜其家白金五千兩車駕
方還宮而沆卒年五十八 上聞之驚嘆趣駕再幸其第哭
之慟謂左右曰沆為人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
言畢泣下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錄其三弟一子甥及妻之
兄子皆賜同進士出身 上之初即位也沆日取四方水旱
盜賊奏之參知政事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 上聽沆曰人
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
則士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
也時西北用兵邊奏日聳便殿延訪或至盱吳弗皇暇食旦
慨然謂沆曰安得企見太平吾人當優游燕息乎沆曰國家
強敵外患適足為警懼異日天下晏然人臣率職未必高拱

無事君奚念哉

記聞稱和好成沆獨憂蓋因此事誤也沆死於七月十二月和好始成司馬光偶未考耳

今從蘇轍龍山別志及王曾筆錄

上雅敬沆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

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上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

堯李夷庚等是矣上深然之故終上之世數人者卒不

進用在中書未嘗密進封章上嘗詢其故沆曰臣備位宰

相公事當公言之苟背同列密有所啓此非讒即佞臣實嫉

此事豈復自為之耶九月丁酉上言沆往往列具所見當考上再三嗟賞沆

重厚淳質退公輒終日危坐所居湫隘處之晏然未嘗問家

事對賓客尤寡言人有請求無所辨別既抑退失望則多歸

咎焉沆亦不介意弟維嘗乘間勸沆稍屈意接納士大夫沆

曰吾非不知此也然今羣臣皆得升殿言事无所壅蔽封章

論奏多有司吾悉見之矣至於西北大計朝廷所欲聞者

薦紳中如李宗諤趙安仁皆一時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

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必自論功

最希寵獎此又何足與乎苟勉強酬答則世所謂籠罩之事

吾未能也沆自言居重位實元補萬分惟四方言利事者未

嘗一施行聊以此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

妄有更張所傷多矣常喜讀論語或問之沆曰為宰相如論

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

誦之可也戊子陝西轉運使言西面緣邊諸州於保毅軍內

簡集成振武軍四十指揮上曰數年前賊圍靈州諸路部

署遣人乘傳飛奏請援兵者曾无虛日當時河東兵不可減

乃議立此軍尚慮簡閱未精冗食邊廩累遣使臣精加選擇

所有皆少壯拳勇漸習武藝朕詢于知兵及詳練邊事者皆

云自立此軍邊聲頗振戎人畏懼不敢侵寇矣李沆死中

書无宰相上意欲擢任三司使寇準乃先置宿德以鎮之

庚寅遷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畢士安為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士安入謝上曰未也行且相卿誰可與卿同進者士安因言準資忠義能斷大事臣所不如上曰聞準剛使氣柰何士安曰準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故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北戎跳梁未服若準者正宜用也不閱月遂與準俱相壬辰鹽鐵副使刑部員外郎卞衮卒詔錄其子弟衮明敏幹事有吏才累掌財賦精心治局以稱職聞然性慘毒培克嚴峻專行箠楚至有大蟲之號於是上謂近臣曰衮自前月疽發於背朕累遣醫工療之卒不能起衮臨事首公無所畏避竭力盡瘁人罕能及然頃在外任頗傷殘酷所至州縣纖微之過无所容貸大凡督察部下糾逖愆違若非大故所宜矜恕官吏自當畏威懷惠不敢貳過公家之事亦无不濟乃知為吏之方適中為善也光祿少

卿宋雄監河陰屯兵雄習河渠利害因領護汴口均節水勢以濟江淮遭運居十數年三遷將作監不易其任職務修舉朝廷賴焉詔以崇文院所校晉書新本分賜輔臣宗室上曰昨有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參知政事畢士安曰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上深然之八月己未以參知政事吏部侍郎畢士安三司使兵部侍郎寇準並依前官平章事是時契丹多縱遊騎剽略深祁間小不利即引去倘佯無闕意準曰是狃我也願朝廷練帥領簡驍銳分據要害地以備之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王繼英為樞密使同知樞密院事馮拯陳堯叟並為簽書樞密院事仍詔拯堯叟俸秩恩例並同樞密副使繼英小心謹靖以勤敏稱上倚愛之舊制樞密祖母毋止追封郡太夫人特詔悉加國封樞密直學士工部郎中劉師道權三司使公

事自後三司除使多用此制 庚申知壽州陳堯佐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而吏民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堯佐曰吾非行私惠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甲戌邊臣言契丹謀入寇詔鎮州所屯河東廣銳兵及近南州軍先分屯兵並赴定州 先是保平節度使駙馬都尉石保吉求兼相印 上以問李沆沆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驟據台席恐騰物議 上他日詢之執奏如初其事遂寢及沆卒保吉求請不已丙子以保吉為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 九月詔諸轉運使副觀察所部官吏能否為三等公勤廉幹惠及民者為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聲者為次畏懦貪猥者為下並列狀以聞從右司諫高伸之請也 河北轉運使劉綜言每歲朝廷遣使賜邊城冬服諸軍將校皆給錦袍唯轉運使副止頒皂花歌正拜賜之

際頗用厚顏丁亥并賜河東陝西三路轉運使副方勝練鵠錦袍 丁酉 上謂輔臣曰累得邊奏契丹已謀南侵國家重兵多在河北敵不可狃朕當親征決勝卿等共議何時可以進發畢士安等曰陛下已命將出師委任責成可也必若戎輅親行宜且駐蹕澶淵然澶淵郭郭非廣文聚大眾深恐不易况冬候猶遠順動之事更望徐圖寇準曰大兵在外須勞聖駕暫幸澶淵進發之期不可稽緩王繼英等曰禁衛重兵多在河北所宜順動以壯兵威仍督諸路進軍臨事得以裁制然不可更越澶州庶合機宜不虧謹重所議進發尤宜緩圖若遽至澶州必不可久駐詔士安等各述所見具狀以聞 上每得邊奏必先送中書謂畢士安寇準曰軍旅之事雖屬樞密院然中書總文武大政號令所從出卿者李沆或有所見往往別具機宜卿等當詳閱邊奏共參利害勿以事

干樞密院而有所隱也。因言樞密之地尤須謹密，漏禁中語，古人深戒。若與同列及樞密彰不協之跡，則中外得以伺其間隙，實所非便。卿等志之。屯田郎中楊覃工部員外郎直史館朱台符並為陝西轉運使，台符俊爽好謀，多所更張。覃台止欲因仍舊貫，遂有隙交相論奏。上遣御史視其狀。覃台符並坐議事違戾，罷使。辛丑罷覃，責知隨州。台符知郢州，仍令御史臺以其事傳告諸路，加勸勵焉。辛亥以求清節度使周瑩為天雄軍都部署，知軍府事。代河陽三城節度使王顯也。命顯歸本鎮，顯上疏陳三策以大眾方在鎮定，虜必未敢引衆南侵。若車駕親征，望且駐蹕澶淵，詔鎮定出軍會河南大軍合勢攻殺，或虜主與其母氏虛張形勢以抗我師，潛遣銳兵南下迫河，與駕前諸軍對敵，即望令鎮定之師直趨虜帳，攻其營寨，則緣河遊兵自退。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也。

或分遣騎兵千步，兵三千於濮州，度河橫掠澶州，繼以大眾追北掩敵，此亦出其不意也。先是洛苑副使李允則知滄州，巡視州境川原道路，浚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掘井，城中人厭其煩，是月召歸。及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又取冰代砲石以拒虜，虜遂解去。上乃謂允則曰：頃有言卿浚井葺屋為擾民者，今始知卿善守備也。轉西上閣門副使，鎮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監，押大陣東面。三路都監押大陣東面實錄無本傳從請對自陳武技非所長，不可以當邊劇。上曰：卿為我運籌策，不必當矢石也。賜白金二千兩，副以帷帳什物。凡下諸路宣制，必屬允則省而後行。允則嘗請選武臣知祁州，代大理寺丞高尹。上曰：尹通判真定，有幹職稱朕以祁州新建籍人綏緝，故徒任之。其後頗聞城隍漸完，州事粗治，邊郡須任武臣，非通論也。高尹事據實訓附見當考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五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五之二

真宗皇帝紀七之二

景德元年閏九月癸丑內出銀三十萬兩付河北轉運司買
易軍糧命國子博士張紳秘書丞陳綱大理評事秘閣校理
劉筠同經度之張紳宋見陳綱泉州人辛未北面都署王超等引大
軍頓唐河樹營柵以備胡寇癸酉契丹主與其母舉國
入寇其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掠威虜順安軍魏能石普等
帥兵禦之能敗其前鋒斬偏將獲印及旗鼓輜重又攻北平
寨田敏等擊走之又東趣保州振武小校孫密領十卒偵事
中路遇虜前鋒密等依林木設弓弩以待之虜下馬以短兵
格鬪密等射殺十數人又殺其軍校獲所佩右羽林軍使印
虜進攻州城不利而北是日二十一日也撻覽與契丹主及其母
合勢以攻定州王超陣于唐河執詔書按兵不出戰虜勢益

熾其輕騎俄為我裨將所擊乃帥衆東駐陽城淀 寇準言
邊奏虜騎已至深祁以東緣三路大軍在定州魏能張凝揚
延朗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別無屯兵乞先發天雄
軍步騎萬人駐貝州令周瑩杜彥鈞孫全照部分或不足則
止發五千人專委孫全照如虜在近仰求便掩擊仍令間道
約石普閻承翰相應討殺及募強壯入虜境焚毀族帳討蕩
生聚多遣探伺以虜動靜上聞兼報天雄軍一安人心二張
軍勢以疑敵謀三以震石普閻承翰軍威四與邢洺相望足
為犄角之用又曰扈從軍士不當與犬戎爭鋒原野以決勝
負今天雄軍至貝州屯兵不過三萬人萬一虜騎已營貝州
以南即自定州發三萬餘人俾桑贊等結陳南趣鎮州及令
河東雷有終所部兵由士門會定州審量事勢邪至邢洺間
鑿輿方可順動更敕王超等在定州翼城而陳以應魏能等

作會合之勢候抽移定州河東兵附近始幸大名又曰萬一
勇騎柵於鎮定之郊定州兵不可來邢洺之北漸被侵掠須
分三路精兵就差將帥會合及令魏能等迤邐東下傍城牽
制虜必懷後顧之憂未敢輕議深入若車駕不行益恐蕃賊
戕害生靈或是革輅親舉亦須度大河且幸澶淵就近易為
制置會合控扼王得臣塵史載此疏稱閏九月今附見先是寇準已決親征之
議參知政事王欽若以虜寇深入密言於 上請幸金陵簽
書樞密院事陳堯叟請幸成都 上復以問準時欽若堯叟
在旁準心知欽若江南人故請南幸堯叟蜀人故請西幸乃
陽為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今天子神武而
將帥協和若車駕親征虜自當遁去不然則出奇以撓其謀
堅守以老其衆勞逸之勢我得勝等矣奈何欲委棄宗社遠
之楚蜀耶 上乃止二人由是怨準欽若多智準懼其妄有關

說疑沮大事圖所以去之會 上欲擇大臣使鎮大名準因
言欽若可任欽若亦自請行乙亥以欽若判天雄軍府兼都
部署提舉河北轉運司與周瑩同議守禦記聞載王欽若陳
駕時在澶淵按欽若十一月二十日方親征記聞蓋誤也魏泰東月初
二日行車駕十一月二十日方親征記聞蓋誤也魏泰東月初
錄載此欽若至行府諭意及酌上馬杯欽若即日馳驛
赴鎮此欽若至行府諭意及酌上馬杯欽若即日馳驛
先已決欽若等議欽若固亦不於沮之準因獻此策本過蓋
當面斥欽若等恐未欽若固亦不於沮之準因獻此策本過蓋
云準欽若等恐未欽若固亦不於沮之準因獻此策本過蓋
金陵蜀人勤幸成必然爾張唐英作準傳又曰江南人勸幸
上斥言也且唐幸成必然爾張唐英作準傳又曰江南人勸幸
準則固請守魏公自効事多失實今皆不取欽若傳宜不能
劉頌作丞相幸金陵及蜀者與司馬光記聞同誤今不取
始請斬建議幸金陵及蜀者與司馬光記聞同誤今不取

殿前都虞候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敗為虜所獲虜即授以
官稍親信之繼忠乘間言和好之利時虜母老頗有厭兵意
雖大舉深入然亦納繼忠說於是遣小校李興等四人持信
箭前以繼忠書詣莫州部署石普且致密奏一封願速達闕下
詞甚懇激興等言虜主與母召至車帳前面授此書誠令速
至莫州送石帥獲報簡即馳以還是日普遣使齎其奏至
上發視之即繼忠狀具言臣先奉詔充定州路副都部署望
都之戰自晨達酉營帳未備資糧未至軍不解甲馬不芻秣
二日矣加以士卒之飲冒刃爭汲翌日臣整衆而前邀其偏
將雖勝負且半而策援不至為北朝所禽非唯王超等輕敵
寡謀亦臣之罪也北朝以臣早事宮庭嘗荷邊寄被以殊寵
列于諸臣臣嘗念昔歲面辭親奉德音唯以息民止戈為事
况北朝欽聞聖德願修舊好必冀眷慈俯從愚瞽 上謂輔
臣曰朕念往昔全盛之世亦以和戎為利朕初即位呂端等
建議欲因 太宗上僊命使告訃次則何承矩請因轉戰之
後達意邊臣朕以為誠未交通不可強致又念自古獯鬻為
中原強敵非懷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獯鬻之性豈能柔

服此奏雖至要未可信也畢士安等曰近歲契丹歸款者皆言國中畏陛下神武本朝雄富常懼一旦舉兵復幽州故深入為寇今既兵鋒屢挫又恥於自退故因繼忠以請諒亦非妄上曰卿等所言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彼以無成請盟固其宜也然得請之後必有邀求若屈已安民特遣使命遺

青息息我思以首心思

關南之地曾屬彼方以是為辭則必躬行討擊耳遂以手詔令石普付與

等見繼忠曰彤丕承大寶撫育群民常恩息戰以安人豈欲窮兵而贖武今覽封疏深嘉懇誠朕富有寰區為人父母儻諧偃革亦叶素懷詔到日卿可密達茲意共議事宜果有審實之言即附邊臣聞奏繼忠欲朝廷先遣使命上未許也
契丹傳改北朝字作彼中及削去王超等輕敵寡謀及謂宰臣等未知其二以下等語今依實錄並著之庶不失事
實丙子以天雄軍都部署周瑩為加馬前東面貝冀路都部署

穎州防禦使杜彥鈞副之供備庫使綦政敏政敏為鈐轄馬軍都指揮使葛霸為駕前西面邢洛路都部署步軍都虞候中牟王隱副之西上閣門使孫全照為鈐轄上召全照與語命兼天雄軍及貝冀等州鈐轄仍令察視北面機事全照言若虜南逼魏城但得騎兵千百必能設奇取勝上賞其忠果足張兵威乃詔都部署周瑩若全照欲擊虜即分兵給之冬十月壬午以磁州刺史邠州駐泊部署許均兼永興駐泊部署仍與知府向敏中及鳳翔梁鼎同提總陝西諸州巡檢捕盜事上既定議北征念關隴重兵多在邊郡自陝以西直抵兩川亦宜過為之防故有是命甲申麟府路鈐轄韓守英張志言知府州折惟昌奏奉詔率所部兵自火山軍入契丹朔州界前鋒破大狼水寨殺戮甚衆生禽四百餘人獲馬牛羊鎧甲數萬計詔獎之賜錦袍金帶將士緡錢有

服此奏雖至要未可信也畢士安等曰近歲契丹歸款者皆
言國中畏陛下神武本朝雄富常懼一旦舉兵復幽州故
深入為寇今既兵鋒屢挫又恥於自退故因繼忠以請諒亦
非妄上曰卿等所言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彼以無成請盟
固其宜也然得請之後必有邀求若屈已安民特遣使命遺
之貨財斯可也所慮者關南之地曾屬彼方以是為辭則必
須絕議朕當治兵誓眾躬行討擊耳遂以手詔令石普付興
等賜繼忠曰朕丕承大寶撫育群民常恩息戰以安人豈欲
窮兵而贖武今覽封疏深嘉懇誠朕富有寰區為人父母儻諧
偃革亦叶素懷詔到日卿可密達茲意共議事宜果有審實
之言即附邊臣聞奏繼忠欲朝廷先遣使命上未許也契丹傳改北朝字作彼中及削去王超等輕敵寡謀及謂宰臣等未知其二以下等語今依實錄並著之庶不失事
實丙子以天雄軍都部署周瑩為加馬前東面貝冀路都部署

穎州防禦使杜彥鈞副之供備庫使綦政敏政敏為鈐轄馬
軍都指揮使葛霸為駕前西面邢洛路都部署步軍都虞候
中牟王隱副之西上閣門使孫全照為鈐轄上召全照與
語命兼天雄軍及貝冀等州鈐轄仍令察視北面機事全照
言若虜南逼魏城但得騎兵千百必能設奇取勝上賞其
忠果足張兵威乃詔都部署周瑩若全照欲擊虜即分兵給
之冬十月壬午以磁州刺史邠州駐泊部署許均兼永興
駐泊部署仍與知府向敏中及鳳翔梁鼎同提總陝西諸州
巡檢捕盜事上既定議北征念關隴重兵多在邊郡自陝
以西直抵兩川亦宜過為之防故有是命甲申麟府路鈐
轄韓守英張志言知府州折惟昌奏奉詔率所部兵自火山
軍入契丹朔州界前鋒破大狼水寨殺戮甚眾生禽四百餘
人獲馬牛羊鎧甲數萬計詔獎之賜錦袍金帶將士緡錢有

差時契丹方圍岢嵐軍聞敗即遁去 先是詔雷有終等取
土門路與大兵會至是以戎寇東行逼武強縣復詔有終等
率兵赴鎮州 王超言契丹引衆沿胡盧河而東詔諸將整
兵爲備仍令岢嵐威虜軍保州北平寨部署等深入賊境腹
背縱擊以分其勢 戊子祔明德皇后神主于太廟先是詔
有司詳定升祔之禮 上議曰唐睿宗昭成肅明二后先天
之始唯以昭成配饗開元之末又以肅明遷祔晉驃騎將軍
溫嶠有三夫人嶠薨詔問學官陳舒謂秦漢之後廢爲娶九
女之制妻卒更娶無復繼室生既加禮亡不應貶朝旨以李
氏卒於嶠之微時不霑贈典王何二氏並追加章綬唐太子
少傅鄭餘慶將立家廟祖有二夫人禮官韋公蕭議與舒同
又云晉南昌府君荀氏薛氏景帝廟有夏侯氏羊氏魯公
顏真卿廟有夫人商氏繼夫人柳氏略稽禮文參諸故事二

夫人並祔於理爲宜其惟懿德皇后久從升祔不可中移明
德皇后繼受崇名亦當配饗雖先後有殊在尊親一貫請同
祔太宗室以先後次之詔尚書省集官詳議咸如禮官之請
二后並配自是始也 庚寅命兵部尚書知青州張齊賢兼
青淄濰安撫使知制誥知鄆州丁謂兼鄆齊濮安撫使並提
舉轉運及兵馬又令齊賢謂具管內諸州山河道路廣狹形
勢畫圖以聞既而虜騎稍南民大驚趣揚流渡舟人邀利不
時濟謂給取死罪因斬河上舟人懼民悉得濟乃立部分使
並河執旗幟擊刁斗以懼虜呼聲聞百餘里虜遂引去 乙
未詔王超等率兵赴行在命知永興軍府向敏中兼管鳳州
駐泊兵馬以便宜從事 上將北征深念西鄙故有是詔敏
中得詔藏之不下視事如他日邊藩以安 上由是知其任
重有再用之意 丙申詔隨駕軍士先赴澶州天雄軍及緣

河駐泊者並就賜裝錢 乙巳保莫州岢嵐威虜軍北平寨
並言擊敗契丹群臣稱賀是役張凝田敏皆以偏師抵易州
南虜獲人畜鎧使凡數萬計獨魏能逗撓無功 先是王繼
忠得 上手詔即具奏附石普以聞言契丹已領兵攻圍瀛
州蓋關南乃其舊疆恐難固守乞早遣使議和好丙午 上
覽其奏謂輔臣曰瀛州素有備非所憂也欲先遣使固亦无
損乃復賜繼忠手詔許焉募神勇軍士李斌持信箭赴虜寨
因令樞密院擇可使虜者王繼英言殿直曹利用自陳儻得
奉君命死无所避 上曰契丹先露懇誠求結和好使於兵
間故亦无他然小臣聞命請行斯可嘉也乃授利用閤門祇
候假崇儀副使奉契丹主書以往又賜繼忠手詔利用諫子
趙州人也 利用本傳稱 真宗幸澶州利用奏事行在王繼
英薦之按初遣利用時車駕未離京師也傳誤以
再遣為 初遣耳 以雍王元份為東京留守 己酉初置龍圖閣待

制以都官郎中直祕閣杜鎬右正言祕閣校理戚綸為之以
衛州防禦使李重為大內都部署初契丹自定州帥衆東駐
陽城浞遂緣胡盧河踰關南是月丙戌抵瀛州城下勢甚盛
晝夜攻城擊鼓伐木之聲聞於四面大設攻具驅奚人負板
秉燭乘墉而上知州西京左藏庫使李延渥率州兵強壯又
集貝冀巡檢史普所部拒守發礮石巨木擊之皆壘壘而墜
踰十數日多所殺傷虜主及其母又親鼓衆急擊矢集城上
如雨死者三萬餘人傷者倍之竟弗能克乃遁去獲鎧甲兵
矢竿牌數百萬驛書以聞十一月辛亥朔賜延渥及將士等
錦袍金帶緡錢有差又特遷延渥本州團練使通判睦元凱
推官李翔錄事參軍蔡亨兵馬監押王誨及普並進秩普初
自貝冀往援瀛州道不通傳言瀛州已陷普亦叛去 上召
內殿崇班帶御器械王應昌問之對曰戎狄輕兵深入聞王

師來援其勢固應解去普无故不應叛既而果然延渥進卿
子應昌東明人也史晉陸元凱李翔蔡北面部署奏契丹

自瀛州遁去其衆猶二十萬偵得其謀欲乘虛抵貝冀天雄

軍詔督諸路兵及澶州戍卒會天雄軍自虜入寇河朔皆

城守右贊善大夫王嶼知冀州常有破虜之志日閱戍兵又

集強壯練習之開門樵採如平日常上言寇若至必可邀擊

願勿以一郡為憂於是虜游騎逼城嶼擊走之有詔嘉獎嶼

未發忻代州兵赴諸路會合丁巳詔德清軍如戎寇南侵

不須固守率城中軍民並赴澶州仍令駕前排陣使分兵應

接以其介澶魏之間素不修完屯兵寡少也戊辰以山南

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繼隆為駕前東面排陣使馬軍都

指揮使葛霸副之西上閣門使孫全照為都鈐轄南作坊使

張旻為鈐轄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石保吉為駕前西面排

陣使步軍都虞候王隱副之入內副都知秦翰為鈐轄王繼

忠之戰於望都也張旻為定州行營鈐轄率諸將間道往援

比至城已陷旻與虜戰身被數創殺一梟將遲明復戰而繼

忠為虜所執旻還言天道方利害先起者勝宜大舉伐胡并

上興師出境之日上以問輔臣皆言不可乃止於是車駕將

親征旻方成并代復奏邊事十餘多論兵貴持重及所以取

勝者召還入對上曰契丹入塞與卿所請北伐之日同悔

不用卿策今須守澶州扼橋而未得人如之何旻請行上

喜故命為東面鈐轄先令至澶州候虜遠近旻即馳騎往秦

翰既受命亟督衆環城浚溝洫以拒戎馬功畢虜果暴至翰

不解甲胄凡七十餘日云庚午車駕北巡司天言日抱珥

黃氣充塞宜不戰而却有和解之象曹利用至天雄孫全

照疑虜不誠勸王欽若留之虜既數失利復令王繼忠具奏

求和好且言北朝頓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繼忠又與葛霸等書令速達所奏是夕奏入上因賜繼忠手詔云已遣利用又以手詔促利用行并付繼忠使告虜遣人自抵天雄迎援之繼忠尋亦聞利用留天雄不行復具奏乞自澶州別遣使者至北朝免致緩誤辛未車駕次長垣縣得其奏遂以前意荅焉壬申次韋城縣詔知滑州張秉齊州馬應昌濮州張晟昧往來河上部丁夫鑿冰以防戎馬之度天雄軍聞虜將至闔城惶遽王欽若與諸將議探符分守諸門孫全照曰全照將家子請不探符諸將自擇便利處所不肯當者全照請當之既而莫肯守北門者乃以命全照欽若亦自分守南門全照曰不可參政主帥號令所出謀畫所決南北相距二十里請覆待報必失機會不如居中央府署保固腹心處分四面則大善欽若從之全照素教蓄无地分弩手皆執朱

漆弩射人馬洞徹重甲隨所指麾應用无常於是大開北門下鈞橋以待之虜素畏其名莫敢近北門者乃環過攻陳良父今東門趣故城故城未詳夜復自故城潛師過城南設伏於狄相廟遂南攻德清軍欽若聞之遣將率精兵追擊伏起斷其後天雄兵不能進退全照請於欽若曰若亡此兵是亡天雄也北門不足守全照請救之乃引麾下出南門力戰殺傷虜伏兵略盡天雄兵乃復得還存者什三四虜遂陷德清知軍尚食使張旦及其子三班借職利涉虎翼都虞候胡福等十四人並死之先是詔王超等率兵赴行在踰月不至虜益南侵上駐蹕韋城群臣復有以金陵之謀告上宜且避其鋒者上意稍惑乃召寇準問之將入聞內人謂上曰羣臣輩欲將官家何之乎何不速還京師準入對上曰南巡何如準曰羣臣怯懦无知不異於鄉者婦人之言

今虜寇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
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當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眾瓦解虜乘
其勢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 上意未決準出遇殿前都指
揮使高瓊門屏間謂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
瓊武人誠願効死準復入對瓊隨立入庭下準曰陛下不以
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等遂申前議詞氣慷慨瓊仰奏曰寇準
言是且曰隨駕軍士父母妻子盡在京師必不肯棄而南行
中道即亡去耳願陛下亟幸澶州臣等効死虜不難破準又
言機會不可失宜趣駕時王應昌帶御器械侍側 上顧之
應昌曰陛下奉將天討所向必克若逗留不進恐虜益張或
且馬蹕河南發詔督王超等進軍虜當自退矣 上意遂決
甲戌晨發左右以寒甚進貂裘絮帽 上却之曰臣下暴露
寒若朕獨安用此耶夕次衛南縣遣翰林侍讀學士潘謹修

先赴澶州詔州北寨將帥及知州不得擅離屯所迎候車駕

記聞云王欽若陳堯叟密奏金陵之謀按欽若時在天維必无此奏堯叟是本議臣怯懦者別請南幸偶與欽若前謀合因誤以為欽若等密奏耳寇準先破二策於朝云不可遠之楚蜀今此但知云金陵不可得至固亦不及蜀也他書載準語多差謬蓋不知準先議於朝後議於韋城凡兩對輒并言 上幸澶淵時故率不可據今略取 上前賜王繼忠詔許遣使繼忠復具記聞所載稍刪潤之

奏附石普以達普自貝州遣指使散直張皓持行闕道出虜寨為所得虜主及其母引皓至車帳前問勞久之因令抵天雄以詔促曹利用王欽若等疑不敢遣皓獨還虜主及其母賜皓袍帶館設加等使繼忠具奏且請自澶州別遣使速議和好事於是皓以其奏入 上復賜欽若詔又令參知政事王旦與欽若手書俾皓持赴天雄督利用同北去并以詔諭繼忠因謂輔臣曰虜雖有善善意國家以安民息戰為念固許之矣然彼尚率腥膻深入吾土又河冰且合戎馬可度亦宜

過為之防朕已决成筭親勵全師况狄人貪憚不顧德義若盟約之際別有邀求當决一戰剪滅此虜上天景靈諒必助順可再督諸將帥整飭戎容以便宜從事皓澶州人也虜既陷德清是日率眾抵澶州北直犯大陣圍合三面輕騎由西北隅突進李繼隆等整軍成列以禦之分伏勁弩控扼要害其統軍順國王捷覽有機勇所將皆精銳方為先鋒異其幟躬出督戰威虎軍頭張瓌守床子弩弩潛發捷覽中額墮其徒數十百輩競前輿曳至寨是夜捷覽死虜大挫衄退却不取動但時遣輕騎來覘王師瓌壽光人也捷覽死時上猶猶作寇準傳不及它未至澶州劉頌所書皆誤今不取丙子車駕發衛南李繼隆等使人告捷又言所為行宮將止焉寇準固請幸北城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危具虜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又

何疑而不往高瓊亦固以請且曰陛下若不幸城北百姓如喪

考此簽書樞密院事馮拯在旁呵之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

兩府今虜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詠退虜

騎耶即麾衛士進輦扣陛上遂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車未

進瓊乃執搥築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

上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諸軍皆呼萬歲聲

聞數十里氣勢百倍虜相視益怖駭上覽觀營壁召見李

繼隆已下諸將撫尉者久之賜諸軍酒食緡錢戊寅移御

北城之行營二十六日已渡河幸北城當遂駐蹕二十日却還

宿南城曹利用自天雄赴虜寨見其國主羣臣與其宰相韓

德讓同處一車羣臣與其主重行別坐禮容甚簡以木橫車

輓上設食噐坐利用車下饋之食共議和好事議未决乃遣

左飛龍使韓杞持國主書與利用俱還詔知澶州引進使何

左飛龍使韓杞持國主書與利用俱還詔知澶州引進使何

承矩郊勞翰林學士趙安仁接伴之凡覲見儀式皆安仁所
裁定云十二月庚辰朔韓杞入對於行宮之前殿跪授書函
於閣門使使捧以升殿內侍省副都知閻承翰受而啓封宰
相讀訖命杞升殿跪奏云國母令臣上問皇帝起居其書復
以關南故地為請 上謂輔臣曰吾固慮此今果然唯將奈
何輔臣等請答其書言關南久屬朝廷不可擬議或歲給金
帛助其軍費以固懽盟惟陛下裁度 上曰朕守 祖宗基
業不敢失墜所言歸地事極無名必若邀求朕當決戰爾實
念河北居人重有勞擾儻歲以金帛濟其不足朝廷之體固
亦無傷答其書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與韓杞口述茲事可
也趙安仁獨能記 太祖時國書體式因命為答書賜杞襲
衣金帶鞍馬器幣杞即日入辭遂與利用同往韓杞既受襲
衣之賜及辭復左衽且以賜衣稍長為解趙安仁曰君將升

殿受還書天顏咫尺如不衣所賜之衣可乎杞即改服而入
上又面戒利用以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貨財則宜許之利用
對曰臣鄉使曉胡語人密伺韓杞聞其乘間謂左右曰爾見
澶州北寨兵否勁卒利器與前聞不同吁可畏也臣此行得
熟察之苟妄有邀求必請會師平蕩 是日日有食之德博
州並言契丹已移寨由東北去晉公言景德中契丹寇澶淵
在河北聖駕在河南陣敵次
忽日蝕盡 真宗見之憂懼司天監官奏云按星經云主兩
軍和解 真宗不信復檢晉書天文志亦云和解時契丹
兵果自退而續馳書至求通好時晉公為紫微舍人知鄆州
此事見潘汝土晉公談錄按是日虜使韓杞已入對行營矣
談錄妄也 何承矩言臨河觀城縣民石興等數輩自虜寨逃
歸具言虜師撻覽中矢死其父候騎自澶州繼虜聞駕起衛
南皆相顧失色復有馳騎往來傳報及擊鼓驩譟悉遁去民
被驅掠甚眾無守視之者因得脫 上曰撻覽乃于越之儔
也于越舊樂野戰頗難制撻覽知勇不在其下而多矜城守

此所以不及也今歲入寇皆其首謀或聞犯邊以來累戰不利因號令郡下凡獲男子十五以上者皆殺之虜既失其謀主朕親御六師而王超等三路大兵亦合勢南來彼奔北固其宜也 癸未幸北寨又幸李繼隆營命將技從官飲犒賜諸軍有差遣給事中呂祐之齎敕榜諭兩京以將班師 曹利用與韓杞至虜寨虜復以關南故地為言利用輒沮之且謂曰北朝既與師尋盟若歲希南朝金帛之資以助軍旅則猶可議也其接伴政事舍人高正始遽曰今茲引眾而來本謀關南之地若不遂所圖則本國之人負媿多矣利用荅以稟命專對有死而已若北朝不恤後悔恣其邀求地固不可行兵亦未易息也其國主及母聞之意稍息但欲歲取金帛利用許遺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議始定虜復遣王繼忠見利用且言南北通和實為美事國主年少願兄事南朝又

慮南朝或於緣邊開移河道廣浚壕塹別有舉動之意因附利用密奏請立誓并乞遣近上使臣持誓書至彼甲申利用即與其右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國主書俱還并獻御衣食物其郊勞館穀並如韓杞之禮命趙安仁接伴東之談次頗矜兵強戰勝安仁曰聞君多識前言老氏云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東之自是不敢復談東之又屢稱王繼忠之利安仁曰繼忠早事藩邸聞其稍謹不知其他也安仁敏於酬對皆切事機議者嘉其得體乙酉東之入對於行宮中使受其書書辭猶言曹利用所稱未合王繼忠前議然利用固有成約悉具繼忠密奏中矣是日 上御行宮之南樓觀大河宴從官召東之與焉丙戌東之入辭命西京左藏庫使獎州刺史李繼昌假左衛大將軍持誓書與東之俱往報

聘金帛之數如利用所許其他亦依繼忠所奏云先是 上
謂輔臣曰韓杞與東之來皆言其國母附達起居而不述其
主此蓋母專其政人不畏其主也朕詢於利用其言亦同仍
云聞聽之間蓋母其主不惠如是則繼昌之行宜亦致書其
母可令潛以此意訪于東之既而利用言東之云國母比欲
致書以南朝未有緘題故寢而不議若南朝許發簡翰頗合
便宜遂并致兩書文各送衣服茶藥金器等以答東之所獻
者東之又言收衆北歸恐為緣邊邀擊有詔諸路部署及諸
州軍勿輒出兵馬以襲契丹歸師 以殿直閣門祗候曹利
用為東上閣門使忠州刺史利用之再使虜也面請歲賂金
帛之數 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利用辭去寇準召至
帷次語之曰雖有教旨汝往所許不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
勿來見準準將斬汝利用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入見行宮

上方進食未即對使內侍問所賂利用曰此幾事當面奏

上復使問之曰姑言其略利用終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內侍

入白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 上失聲曰太多既而曰姑

了事亦可耳宮帷淺迫利用具聞其語及對 上亟問之利

用再三稱罪曰臣許之銀絹過多 上曰幾何曰三十萬

上不覺喜甚故利用被賞特厚 記聞稱虜兵既退來求和詔劉

命曹利用利用先與虜始求和兵固未嘗退利用初使蓋不及

上許百萬以下按虜始求和兵固未嘗退利用初使蓋不及

歲路再使即許三十萬亦不因還奏乃增益之也龍川別志

又云捷覽死虜始求和此皆誤今約本史刪修事語則仍取

此二書又不知劉 戊子 上作回鑿詩命近臣和幸北寨

勞軍召排陣使李繼隆石保吉宴射行宮亭咸賜襲衣金帶

鞍勒馬仍舉酒屬之繼隆等皆引滿因再拜言曰契丹無名
犯塞此蓋將帥非才致勞陛下親駕戎輅冒犯雪霜當戎寇
之深入也羣議皆務城守若非決於宸斷盡出禁衛驍卒陳

於北郊授以成筭則前日虜衆侵突必不能戮彼渠魁遏其壯勢又戎寇之退走也若會諸將襲逐必立奇功陛下復念其請盟許其修好安民息戰示以好生不令邀擊開其歸路臣等無以展尺寸之効 上曰北狄自古爲患儻思平憤志盡議殲夷則須日尋干戈歲有勞費今得其畏威服義息戰安民甚慰朕懷亦卿等之力也保吉進曰臣受命禦寇雖上稟宸略至於戎人侵突之際分布行陣指揮方略皆出於繼隆繼隆曰契丹之敗並出聖謀宣力用心躬率將士臣不及保吉 上曰將帥如此協和共圖勳績軍旅之事朕復何憂詔王超等分三路兵營在河南者步騎萬人赴澶州命李繼隆石保吉領之天雄軍始聞超以大軍至頗疑懼孫全照欲閉城拒之王欽若不可曰若果如此則猜嫌遂形是成其叛心也乃命於城外十里結綵棚以待之至則迎勞歡宴飲酒

連日旣罷其所統諸軍悉已分散諸道盡矣親軍皆不知焉記聞此事恐未必然且附見當考遣雷有終領所部兵還并州屯所時王超等逗撓無功唯有終赴援威聲甚振河北列城賴以雄張云壬辰赦河北諸州死罪以下民經戎寇蹂踐者給復二年死事官吏追錄子孫 癸巳大宴於行宮宰臣畢士安先以疾留京師是日來朝議者多言歲賂契丹三十萬爲過厚士安曰不如此則虜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也 雍王元份暴得疾詔叅知政事王旦權東京留守事即日乘傳先還時兩河之民頗有陷虜者旦上言國家寧四海之富不急之費動至億萬願出金帛數十萬贖其人或有沮議者遂止 甲午車駕發澶州 上謂輔臣曰昨儻狗羣議發大軍會石普揚延朗所部屯布緣河諸州邀其歸路以精銳追躡腹背夾攻則虜必顛沛矣朕念矢石之下殺傷且多雖有成功未能盡

敵自茲北塞常須益兵河朔人民無日休息况求結歡盟已
議俞允若彼自渝盟約復舉干戈因而誓衆中外同憤使其
覆亡諒亦未晚今張凝等出兵襲逐但欲絕其侵擾耳左右
皆稱萬歲李繼昌至虜帳羣情大感悅館設之禮益厚即
遣其西上閣門使丁振奉誓書來上 戊戌車駕至自澶州
上初以 懿德皇太后忌欲徹鹵簿鼓吹不舉樂時龍圖閣
待制杜鎬先還備儀仗遣騎馳問之鎬曰武王載木主伐紂
前歌後舞春秋不以家事辭主事凱旋用樂於禮無嫌也
上復詔輔臣共議皆固以請乃從之 寇準在澶州每夕與
知制誥揚億痛飲謳歌諧謔喧譁達旦 上使人覘知之喜
曰得渠如此吾復何憂乎時人比之謝安既而曹利用與韓
杞至行在議和準初欲勿許且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
無事不然數十歲後戎且生心矣 上曰數十歲後當有能

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處分軍事或
違 上旨及是謝曰使臣盡用詔令茲事豈得速成 上笑
而不勞焉 辛丑錄契丹誓書頒河北河東諸州軍始通和所
致書皆以南北朝冠國號之 上將作監丞王曾言古者尊
中國賤夷狄直若首足二漢始失乃議和親然禮亦不至均
今若是是嬰亢首足竝處失孰甚焉狄固不可啓臣恐久之
非但並處又病倒植願如其國號契丹足矣 上嘉納之然
事已行不果改 癸卯命知制誥李宗諤揚億直史館陳彭
年等詳定正辭錄因令自今祝板當進署者並秘閣吏書寫
上觀先代帝王祝文有言商王湯者以問宗諤等上言經典
之內堯舜禹湯或以名或以謚今正辭錄堯舜並稱陶唐有
虞氏若從改避足表致虔其禹湯望止曰夏王商王中宗太
戊高宗武丁並止稱廟號奏可 邠州部署言李繼遷子阿

移孔目官何憲來歸詔令乘傳赴關 改威虜軍曰廣信靜
戎曰安肅破虜曰信安平戎曰保定寧邊曰永定寧遠曰永靜
定羌曰保德平虜城曰肅寧 乙巳以天雄軍鈐轄西上閣
門使孫全照知軍府事召王欽若歸闕 戊申 上覽河北
奏報諸州多被蹂踐通利軍傷殘尤甚慘然形於顏色乃下
詔罪已与民休息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五之二

